

五之書叢育教部幹



# 論土地改革

版出部治政總軍聯主民北東

1947.9.

五之書叢育教部幹

論 地 土 改 革

版出部治政總軍聯主民北東

1947.9

# 論土地改革

## 目錄

關於貫徹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	.....	九
學習晉綏日報的自我批評	.....	九
附：晉綏新華總分社清除化形地主康舒新	.....	九
爭取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解放日報社論摘錄）	.....	一一
賀龍同志建軍會議總結報告	.....	一三
緊急發動新收復區羣衆	.....	一七
土地政策與發動羣衆	.....	二〇
土地改革中不正確思想的根源	.....	二四
是誰不放手？對誰放手？	.....	三〇

松江總結半年羣運工作（摘錄）	三七
延壽柳河區總結挖底產	四一
地主的土地怎樣得來的？	四五
樺川地主階級的初步調查	四七
識破偽裝的敵人	五八
地主慣用的十八種花樣	六三
一年來東北土地改革略述	六六

# 關於貫徹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

## 糾正非階級意識和喪失階級立場的行爲

(甲)一年多以來，我軍在參加發動羣衆工作和堅決進行愛國保田的自衛戰爭中，對於幫助解放區農民實行土地改革和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翻身勝利，都有巨大的貢獻。但在解放區進一步深入土地改革，基本羣衆起來鬥財寶、挖地窖，解決生產困難，澈底打倒封建勢力的時候，在我們軍隊的幹部和戰士中，則已個別的發生階級意識模糊、失掉階級立場的現象。這種現象雖然發生在個別的幹部和戰士中，但又帶有相當的普遍性。其表現是：

第一、對農民起來鬥財寶、挖地窖的正當行動，不表示同情，不予以贊助；反而認爲羣衆運動『過火』或『過左』。

第二、對地主裝窮裝苦、死皮賴臉的陰謀詭計，不表示憤恨，不予以揭露；反而認爲地主被鬥得可憐，生怕地主受了委曲。

第三、由於上述思想上的錯誤，因此，甚至發生干涉和破壞羣衆鬥爭（如阿城等地的傷病員），

槍斃農會主任（如馬玉慘案），強迫羣衆釋放被捕地主（如×師警衛連在東豐劉家屯發生的事件），解除工作團的武裝，隱藏地主的財物等等打擊羣衆、包庇地主的喪失階級立場的行爲。某些單位的生產人員，甚至爲了單純的經濟利益，竟不惜武裝押私，包庇地主逃避財物，私放地主逃匿將管區，藐視民主政府法令，喪失起碼的革命立場。

第四、在擁政愛民工作中，普遍的發生不分階級的所謂『房東工作』，給地主挑水、掃院子，進行各種勞作；甚至偏聽地主的花言巧語，接受地主的小恩小惠，因而蒙蔽了自己的頭腦，錯把地主當作了好人，模糊了階級的觀念。

第五、對於地主家庭出身的份子，不加審查，不加選擇的隨便准其參軍，一方面爲投機份子、特務奸細開了方便之門；另一方面又給地主助長威風，使其得以拿着『軍人家屬』，『革命家庭』的招牌，來嚇唬農民羣衆。

（乙）上述這些嚴重現象的發生，其基本來源，是由於我們軍隊中某些幹部和戰士階級意識的模糊，階級立場的不穩；具體的說來，又可分爲下列幾點：

（1）有一些同志，對於當前愛國保田自衛戰爭中黨的政策認識的模糊：只知道反對美蔣的內戰政策的一面，而不了解或忽視反對農村封建勢力的另一面；不知道農村封建勢力正是蔣介石獨裁專制的社會根源；不知道自衛戰爭的勝利，除依靠前方指戰員的英勇殺敵外，還要依靠解放區人民的全力

支援，而人民的動員，又有賴於澈底的土地改革和羣衆的眞正翻身。由於對於黨的基本政策認識的模糊，甚至個別幹部的認識還停留在抗戰時期黨的土地政策的階段上面，因此，有些幹部反而把羣衆鬥財寶、挖地窖的澈底打倒封建勢力的正當行動，誤認爲是『違反黨的政策』，『破壞我軍的威信』等等。

(2) 在思想上存在着或多或少受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以及發生種種失掉階級立場的模糊觀念。比方：說什麼窮富都是命裏註定的；有錢的人是他勤儉得來的，窮人是懶惰的緣故；富豪的土地家產是祖傳下來的，祖傳的財產不能分；土地可以分，地窖就不能挖；以及不怕農民得不到土地，反怕地主要餓死；不怕農民翻不了身，反怕地主受委曲；不怕農民統治不了地主，反怕封建秩序被打爛，等等極端糊塗的觀念。

(3) 剝削階級的思想影響以及種種糊塗觀念在我軍中的反映，一方面自然也來源於從舊社會出身的農民，他們在長期的封建統治下，不僅政治上、經濟上受壓迫、受剝削，而且思想上也被欺騙、被蒙蔽，使農民的階級意識染上了一些模糊的色彩和有毒素的因素；另一方面則主要的是來源於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子弟、以及若干本來階級意識就很薄弱的流氓無產階級成份。

(4) 在部隊教育工作上，對於啓發階級覺悟，提高階級意識，特別是貫徹土地改革政策的教育，近年以來是做得十分不夠的。即使是做了一些教育工作的，也還是很抽象、很膚淺的講一些大道理、大原則，很少能够具體的深刻的從思想上來解決問題。而有的部隊，則只滿足於一時的、簡單明瞭的

鼓動工作，特別是鼓動士氣的鼓動工作（自然這也是必要的）；而忽略了有系統的、較爲刻深的思想教育。教育工作的薄弱和缺點，應是發生上述嚴重現象的最主要原因。

（丙）因此，特決定：

一、在我軍所有部隊中，無論幹部和戰士，都應普遍進行關於土地改革的政治教育，從思想上貫徹土地改革和消滅封建勢力的認識，打坍一切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樹立起堅強的階級觀念（由本部另擬教育提綱）。如果沒有舉行過訴苦運動的部隊（如某些前方部隊和後方新成立的部隊，特別是在生產部門中），應堅決抽出時間進行訴苦運動，從『倒苦水』、『挖苦根』中，聯系到土地改革和消滅封建勢力，以啓發和提高部隊的階級覺悟。

二、各部隊應隨時隨地支持和幫助當地羣衆的土地改革運動，鼓勵農民的鬥爭勇氣，揭發地主惡霸的陰謀狡詐行爲，爲翻身農民撐腰。對於個別人員發生干涉羣衆運動，包庇地主的行爲，除應即時拿辦部隊中進行教育外，對於其本人，應分別情節之輕重，予以嚴重的處罰，直到交給羣衆公審判處。

三、對於出身於地主家庭的份子，如參軍時間較長者，應加強其思想教育，爭取其爲人民服務；如表現虛偽欺騙、庇護地主、不改變立場、經教育不改者，則應開展鬥爭，直至開除其黨籍軍籍。今後我軍吸收知識份子參軍時，應注意成份上的選擇，對於大地主、惡霸的子弟，堅決拒絕其參軍；凡已潛入我軍，而其家庭已被羣衆鬥爭的成份，須進行清洗，送回原籍，不得收容。



四、我軍各級幹部，在解放區內，不得與地主階級『禮尚往來』，不許接受他們的禮物，不赴他們的宴會，不得與地主女兒結婚；在特佔區行動時，除政治機關外，亦不得與地主私人來往，並嚴格警惕和鎮壓地主階級的各種陰謀詭計。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

八月二十二日

## 學習晉綏日報的自我批評

——新華社八月二十九日社論

晉綏日報於六月廿五、廿六兩日發表了『不真實新聞與客里空之揭露』（『客里空』是蘇聯名劇『前綫』中的一個信口開河的新聞記者）一文。晉綏日報在這篇文章中，嚴格揭露了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尋根究底，追究了錯誤的由來。在這個自我批評的工作中，他們也揭露了我們的新聞工作者中有

像艾柏（註）這樣的人，爲了自私自利的目的，曾經站在地主方面反對農民。晉綏日報此次的自我批評是很好的。

最近一時期，晉綏與其他解放區一樣已在進行土地改革。晉綏日報的自我批評是土地改革的一個收穫，勢必將使新聞工作更加向前推進一步。這種自我批評，不僅各解放區的新聞工作者要學習，而且一切工作部門都應當向它學習，以便更加改進自己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晉綏日報的這一倡導是非常有意義的。晉綏日報的自我批評，是在國內戰爭與土地改革的新形勢下進行的。現在我們是處在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內戰之中，人民的敵人是蔣介石反動集團，這個反動集團有美國帝國主義援助，中國人民要以自己的力量戰勝這個敵人，最重要的保證之一就是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首先是解放區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曾經因爲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不敢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以致遭到失敗。內戰時期，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集團向革命勢力作嚴重的進攻，但是由於我黨堅決贊助和領導了土地革命，所以革命運動終於能堅持和發展。抗日戰爭時期，我國曾經建成了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民族統一戰綫，我們黨的土地政策改變爲減租減息與沒收漢奸財產的政策，是正確的；現在的情勢與抗日時期已經不同，我國仍有廣大的爲民族獨立、民主自由而奮鬥的統一戰綫，但這個統一戰綫已不包括蔣介石在內，相反的蔣介石集團現在是賣國賊、法西斯和戰爭罪犯的集團，是人民的公敵。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黨的土地政策改變到徹底平分田地，使無地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

農具、牲畜、種子、糧食、衣服和住所，同時又照顧地主的生活，讓地主和農民同樣分得一分土地，乃是絕對必要的。堅決執行這個政策，則人民一定能够戰勝蔣介石；如果在這個時候重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錯誤，則革命運動會有失敗的危險。

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減租減息變到國內戰爭與平分田地，這個變化不能不對我們的一切工作提出新的問題和發生含有深刻意義的影響，因為新的形勢要求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有必要的改進，來適應這個形勢，來推動土地改革與爭取戰爭的勝利。凡是阻礙土地改革與妨礙爭取戰爭勝利的，必須予以革除，每一個革命者對於這個改進工作的任務，決不能熟視無睹，深閉固拒。

在革命運動由抗日戰爭與減租減息推進到現在的國內戰爭與平分田地時，就革命的性質來說，是沒有變化的，兩者都仍舊是屬於新民主主義的性質；但是就具體內容來說，則已經有了變化，這個變化中的最重要之點，就是在地主與農民之間展開的鬥爭。我們的隊伍中有許多革命的知識份子，其中很多出身於地主富農的家庭，在與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鬥爭時，立場常常是比較堅定的，但在革命運動深入到普遍的土地改革、普遍的消滅封建制度時，出身於地主富農家庭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與封建制度有若干聯系，如果捨不得割掉封建的尾巴，捨不得為整個革命的利益而犧牲個人的和家庭利益，就會發生立場上的動搖，其中一部份就會墜落到袒護地主反對農民的立場上去，或者墜落到自私自利獨佔農民鬥爭的果實的富農立場上去。這是民主革命運動發展中必然發生的現象。如果不堅

決反對這種動搖與墜落，對於革命運動的發展就會發生妨害，對於個人就不能治病救人。現在與抗日階段的重要的不同點之一，就是土地改革由減租減息與沒收漢奸財產發展成爲普遍的平分田地，消滅封建。在這個時候，我們隊伍中一切由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革命知識份子必須警惕到自己的立場，即是在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鬥爭中要堅決站在爲農民服務的立場上，然後才會有正派的作風。應該指出：在反帝國主義、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問題上，從抗日階段到現在階段，從反對日本轉到反對美蔣，我們的整個隊伍是十分堅定而毫不動搖的；在土地問題上，從抗日階段到現在階段，從減租減息沒收漢奸財產深入到普遍的徹底的平分田地與消滅封建，我們的整個隊伍仍然是堅定的，但在個別人員、個別部門、甚至個別地區，則表現出某種動搖，有些個別人員則表現出立場上的墜落，而不正派的作風就發生出來，主要的表現是打擊農民，竊取果實，欺騙上級。這種錯誤的立場與不正派的作風使得黨在某些環節、某些地區發生脫離羣衆的現象，這種現象在若干地方表現得很嚴重。這種脫離羣衆的現象在不少地區已被覺到和糾正過來，但是還有些地區沒有糾正過來，還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糾正。這是在新的形勢下我們隊伍之中所發生的新的變化。我們的黨是經過了整風運動的黨，是團結一致在我們領袖毛澤東同志和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之下的黨，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個新的變化，因而決不能自滿，要以很大的努力來肅清若干脫離羣衆的現象，認清我們隊伍中動搖墜落和作風不正派的現象，使我們的隊伍更加團結一致，改進工作，爭取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的實現。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公開的自我批評是我們有力的武器，這種公開的自我批評，不但不會降低我們黨的威信，相反的它只能提高我們黨的威信，因爲只有我們的黨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事業才是這樣鄭重其事，這樣負起責任。這種自我批評與對於英雄模範的表揚是一件事情的兩方面，二者不可缺一，其目的都是爲了改進工作，以求實現澈底的土地改革與爭取愛國自衛戰爭的勝利。

註：艾柏爲晉綏日報記者，把『地主』認成『中農』，并強迫羣衆退還鬥爭果實（編者）。

## 附：晉綏新華總分社清除化形地主康舒新

新華社晉綏八月廿七日電：晉綏新聞界於查封建中，清除破壞土地改革的化形地主康舒新。康的家庭係興縣第二號大地主，康本人於二六年混進青救會；第二年鑽入共產黨；二八年晉西事變，闖錫山進攻山西，我軍形勢嚴重，康即私逃回家，當被開除黨籍。卅年晉西北形勢完全穩定後，康又出來投機混入晉綏日報，旋於三五年夏轉入晉綏新華總分社，任通訊科科員。此次總分社深入檢查工作，發現康自五月份起，即私自中斷和通訊員聯系，並積壓七、八、九三個專署之重要土地改革稿件十餘篇，只蔣完全不重要的新聞拿出搪塞。某次問他來稿情形，他便推托說這些地區無重要稿件。事發

後，羣衆激憤，當於十二及十三日召開報社及總分社的全體大會，會上大家揭露了康一貫站在地主立場反對羣衆運動的事實；在減租減息時期，他即公開認爲『收租』是合法的剝削；三一年時，康並藉口分家，抗拒減租，將九十多垧（每垧三畝）土地請報社代管，報社經羣衆報告發覺後，當即退地，並澈底減租；去年土地改革開始，康又千方百計借獻地爲名企圖保留好地，因羣衆洞燭其奸，沒有要成功；康乃轉而替其祖父倒運底財，並以幹屬名義庇護家庭；今春土地改革深入，康終日惶惶不安，假稱要到晉察冀或太行，事實上是找防空洞。羣衆並揭發康的思想文化觀，康認爲有了本領那裏都吃的開，因此不願忠心爲人民文化事業服務，而幻想蔣管區有什麼高明的文化。當其祖父被興縣羣衆清算後，康連忙從家裏將其曾祖父的封建文化著作『霞蔭堂院文抄』拿回保存，愛之如珍寶，而對工農通訊員的稿子，特別是報導土地改革的則加以憎棄。會上許多人激憤的指着康的鼻子說：『爲什麼如此崇拜地主文化，而拋棄揭露地主罪惡的稿子？因爲那些稿子正揭露了你康舒新！』大會決心清查康之屋，當于初步搜查中即查出其隱藏的水晶佛像一尊，金戒指四隻，金銀首飾四十一件及銀洋、綢緞、布疋甚多。另查在其私藏報社之大批公物，有圖書一百八十冊和糧票、米麥糧食、文具，以及盜竄油墨紙張之證據等。這益加激起了大家對地主份子的警惕。大會最後決議將康舒新永遠趕出新開界，送公安局轉交當地羣衆處理。決定將康之一切贓物開一展覽會，澈底暴露化形地主的醜惡原形。

# 爭取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

——解放日報去年十二月社論摘錄——

半年以來，解放區普遍地轟轟烈烈地進行了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運動。這是一件有空前偉大歷史意義的大事。土地改革是我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最主要的內容，真正實行了『耕者有其田』，將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從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勢力的血腥剝削中解放出來，將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中轉回到農民的手中，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這樣便能『使農民從落後的水平進到近代化的水平，從而使工業獲得市場，造成了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毛澤東）。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的結果完全證明：只要當土地『回了老家』，農民取得了『命根子』『飯碗根』，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空前的提高了，生產量就大大提高。有的地方已做到耕三餘一，個別的可甚至做到耕一餘二，農民赤貧消滅，乞丐偷盜絕跡，極貧農大批升為中農富農，市場欣欣向榮，小工業蓬勃發展。解放區的這種興旺氣象，正是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的指標。

在今天的解放區貫徹土地改革，同時又是粉碎蔣軍進攻，爭取全面抵抗勝利的根本關鍵。五個多

月來自衛戰爭的經驗證明了：那裏的土地改革做的好，那裏的羣衆參加愛國自衛戰爭便越發堅決，勝仗也打的越多。如：晉冀魯豫有一千餘萬農民獲得土地，民兵發展到二百多萬，成千成萬的青壯年農民湧入主力軍。或成立翻身營、翻身團，作爲有力的地方武裝參加戰鬥。正如劉伯承將軍所說：『我軍勝利的主要因素在於我軍士氣日盛。這是因爲我們是正義自衛的戰爭，士兵都是翻了身的農民，他們爲保衛他們的翻身果實而戰。因此在戰鬥中莫不奮勇向前，以一當十。』

半年來的經驗證明了有一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那種觀念認爲在自衛戰爭中不可能同時進行土地改革，這是不正確的。事實正表現出自衛戰急切的要求旺盛的革命精力，而土地改革恰恰是提供這種精力的泉源。山東沂源縣中心區原先動員民伕很困難，後來實行了土地改革，農民都分到了地，他們便自動踴躍參加；連原來領到的工錢，也要退回給公家。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另一方面：自衛戰在一定程度又能進一步鼓舞農民翻身與保護土地改革。那裏的土地改革與自衛戰結合得越好，那裏的土地改革與自衛戰便越有成績。蘇皖、晉冀魯豫、山東和冀東的農民在這方面有很多新創造。他們在邊沿區實行一手拿槍一手分田，同時堅持游擊戰爭與土地改革結合的方針。

大半年來，各個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區已接近完成，有的地區還開展不久，還有的粗看是『基本上完成了』，但經細檢查，農民還是『翻了個空身』或者『翻了半個身』。這種情況之造成，一方面因爲各地區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客觀狀況，而主要的決定於各地領導機關與負責幹



部的是否認真執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以及在執行這個政策中是否採取羣衆路線。爲了迅速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並使我們更早的轉入反攻，爲了確立解放區民主建設的基礎，我們必須堅決的貫徹土地改革工作，方才開始的地方尤其是應該儘可能集中大批幹部用全力去做。在已經完成的地區切勿自滿，要深入確實的檢查，消滅空白村和明分暗不分的現象。務求做到在春耕以前完成解放區土地改革的艱苦任務，以便在這個基礎上準備來春的大生產運動。

（新華社延安十二月十四日電）

## 賀龍同志建軍會議總結報告

晉綏軍區於今年四月間召開建軍會議，六月間結束，歷時兩個月，最後由賀龍同志作總結報告，報告內容，對我們學習土地改革政策，提高幹部思想，貫徹毛主席的建軍路線，極有幫助與參考價值。

——編者

### 第一部份：檢討軍隊建設

第一部份根據毛主席建軍思想，檢討我們的軍隊建設（關於晉綏軍歷史略一段）。關於今後部

隊建設，賀司令員和李政委的報告中都再三再四的指示軍隊要做羣衆工作、參加土地改革。指出僱貧農出身的士兵無有不歡迎土地改革者，只有少數地主富農出身者認識上還需要教育，這是當前的中心任務。因爲土地問題得不到解決，農民就無法衝破窮困，從農民階層湧進軍隊的士兵就不能鞏固，因而也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反之，如果軍隊參加土地改革，並成爲運動的骨幹，廣泛發動羣衆，農民都有了土地，政權才能建好，建黨才有基礎，戰士才能解決爲維持戰鬥的重大問題，建軍才有好兵，土地革命的軍隊才能完成。但要達此目的，不僅要從組織上，而且要從思想上來一次革命，澈底肅清「軍閥主義」與流寇思想，才能担任這任務。爲此，部隊中必須組織羣衆工作團，由團、旅、縱隊、分區、軍區一級幹部率領，在黨委的領導下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各級幹部一律輪流參加。部隊中要建立副支書，專門領導連隊做羣衆工作，以加深部隊的階級觀點。其次，在軍隊與羣衆關係上，賀司令員提出：軍隊要大力幫助羣衆恢復生產，向羣衆投資，幫助發展副業，保證一二年內能澈底翻身。爲了減輕羣衆負擔，部隊實行精簡，充實連隊，貫徹生產供給會議的精神，各單位將商店全部交公，以克服邊區人力物力的困難。

## 第二部份：部隊內部問題

賀司令員在其總結報告第二部份中，檢討部隊本身建設問題，指出：直到現在，我們部隊的處理

教育方法還存在着嚴重的軍閥主義傾向，阻礙了民主的開展。賀司令員再三批評那些把軍閥主義僅僅限於打罵的看法。他嚴肅指出：『在軍隊來說，凡是違犯羣衆利益的思想行動，都是軍閥主義的表現。』其次，在經濟不民主的情況下，戰士生活沒有法得到應有的改善，而幹部中發生有貪污腐化，今後必須確立這樣的思想：我們應該首先爲二百萬人民服務，在部隊內部，首先要爲廣大的戰士服務，十分的鍾愛他們，不僅照顧他們的本身生活，而且要照顧他們的家庭生活。在照顧戰士家庭中，又要首先照顧貧農僱農的成份，認真爲他們解決生活問題；對幹部首先要照顧連排幹部、機關的參謀、幹事、科員及老弱殘廢，其次是較高級的幹部。

賀司令員嚴重批評了部隊政治生活的不健全，過分的形式主義。軍隊中行政領導代替黨的活動，使得組織生活非常不健全，大大降低了黨的領導作用，這是非常危險的。在總結上述情形後，賀司令員指示：部隊今後必須從開展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着手。政治民主方面，除戰鬥命令外，一切生產、練兵、學習等運動，都可發動戰士民主討論，戰士可以批評任何幹部。對於不悔改錯誤的幹部，戰士可打報告交支部轉上級黨委予以撤換。支部工作要大大的加強，任何幹部黨員，都要參加小組生活，並向小組作工作的和思想的報告，特別是負領導責任的幹部黨員，要在小組內提出民主自我批評，才能傾聽羣衆意見。沒有這一點，無法開展黨內民主。開展經濟民主方面，首先要提到經濟公開，伙食單位應建立不是徒具形式的，而是真正代表士兵利益有實際權利的經濟委員會。這個經濟委員會在支部

領導下，有權召開全連士兵大會，討論本單位的經濟問題，可以隨時召集委員清算賬目。各連的經濟委員可以聯合檢查營的經濟開支；營的經濟委員會可以檢查團，這樣按級類推，一直檢查到軍區經濟委員會，要保證百分之八十的經濟用於解決戰士問題，只有從這兩方面開展羣衆性的民主運動，連隊的問題才能迎刃而解。因此各級黨委要很好的加以領導，如有壓制行爲，黨員有權上訴。在民主運動開始時，發生某些偏差是難免的，幹部要用很好的方式去掌握，不要害怕羣衆運動，只有如此才能保障開展政治和經濟的民主運動。此外，部隊中賞罰必須分明，對於已頒佈的懲治貪污與軍法條例，必須堅決執行，對有功同志也要表揚，因之在部隊中要大大開展立功運動，記功一定要經過全連的戰士討論才能取得羣衆信任，並推動部隊前進。這些英雄模範只要求有一技之長，樣樣都好所謂『全面』的要求，必然走向失敗，這已爲過去英模運動的經驗所證明了的。關於軍事問題（晉綏區軍事情況略一段）報告至此，賀司令員重復強調羣衆的偉大力量，據此檢討幾個戰役的成敗，他引證毛主席的話說：我們的力量就是小米加步槍，如果看不起小米——即羣衆力量，必然要走向單純的軍事觀點，這支步槍一定不會有何作用。蟠龍戰鬥我軍以很少傷亡，換得重大的勝利，就是我們有羣衆，敵人沒有羣衆的原故。賀司令員於此着重的說：『今後我們還得加強民主工作，充實羣衆武裝。』關於改進軍區機關本身工作，賀司令員指出必須首先克服官僚作風和形式主義，指揮員應深入連隊，爲士兵服務，各政治部工作，都要深入連隊。

### 第三部份：號召團結自己戰勝敵人

在總結報告第三部份中，賀司令員號召大家團結自己，戰勝敵人。他有力的說：『只有思想上團結得像和睦家庭一樣，才能很快戰勝敵人。但這種團結並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以什麼個人為中心，一定要以黨委為中心，一切問題經過黨委討論。為加強黨的領導，決恢復井崗山時期部隊的黨委制度，各部應按新的黨委制度草案，認真進行改進黨的工作，發揚黨的民主，使之成為全軍領導與團結的核心。其次，過去我們常常因為人力、物力困難，上下級鬧意見，或消極埋怨政府，這都是不對的。我們只有積極幫助羣衆解決土地問題，羣衆生活獲得改善後，這個困難自然容易解決。』

## 緊急發動新收復區羣衆

### ——遼東軍區幹部會上陳雲政委的報告

為繼續消滅敵人發動農民創造鞏固的強大的遼東根據地，遼東分局、遼寧省委於本月（六月）六日下午召集各直屬機關千餘幹部會議，由遼東軍區陳雲政委報告目前形勢與任務。陳政委首先着重指

出：『我們現在是在東北形勢根本變化的新時期，因此我們全黨全軍面前的偉大的歷史任務，就是消滅敵人發動農民創造鞏固的強大的遼東根據地。』他繼分析目前東北敵我鬥爭形勢說：『東北自從向敵人開展夏季攻勢以來，僅僅三個禮拜，已殲滅蔣杜中規軍六師多，收復廿五個縣城，我軍已由被動變主動，由分散到集中，由防禦至進攻。這一新形勢到來，乃是由於東北翻身了的人民的力量，乃是由於北滿主力三下江南與遼東全黨軍民四保臨江年來艱苦奮鬥的結果。』陳政委提醒全體同志說：『雖然捷報頻傳，但我們仍處在全面反攻前的過渡階段，到勝利還須經過一段艱苦奮鬥的過程，爲了繼續消滅現有敵人及其必來的援兵，除前綫軍事勝利外，我們必須動員所有能抽出的幹部到新收復區，幫助人民翻身，創造根據地，這是遼東戰局成敗的關鍵，也是與改變全國形勢快慢有關的問題，有些同志單純興奮、急躁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陳政委談到這次下鄉的目的謂：『我們下鄉的同志要煮熟飯不再煮夾生飯，摧毀農村地主鋼骨水泥的堡壘，讓廣大受壓迫的農民真正翻身，真正滿足百分之九十的基本農民土地要求，切忌重蹈過去半生不熟的錯誤。』陳政委提出四個要求：首先要徹底摧毀封建地主鞏固堡壘，爲此對地主封建力量應是先徹底打垮，而後照顧，不能同時並兼。關於獻地，只有個別的可以，一般的不要獻地，防止某些地主借獻地爲名，而匿藏其土地財產。除對漢奸、惡霸、大地主徹底清算外，其他在政治上壓迫農民而爲農民所痛恨的中小地主封建爪牙等也不得例外，而且要滿足農民的鬥爭要求，但在鬥爭中必須取得中農的贊同。陳政委提出下鄉的第二個要求是：培養羣衆所

擁護的眞正積極份子，他提醒大家要警惕偽滿殘餘封建爪牙和流氓成份在鬥爭中混入農運竊踞領導地位外，並提出今後選擇培養積極份子的條件：一、又勞又苦；二、貧農僱農；三、青年壯年；四、大公無私。在工作方式上，要提倡找好人找窮人，要慢慢的找，細細的查，通過各種方式澈底了解積極份子。第三點要求是走羣衆路線，陳政委諄諄告誡所有同志，我們過去未將羣衆眞正發動起來，除了某些客觀原因外，主要的是我們未走羣衆路線，以致地主未打倒，流氓當道，羣衆未動起來。爲糾正這一錯誤，今後在領導方面不要包辦代替，要辨明是非，即不要把少數人的意見當成多數人的意見，也不要將多數人的意見當成少數人的意見，這就需要領導幹部打開腦筋，開動機器。至於用什麼方法才能使農民發動起來，陳政委指出：不論發動鬥爭或分地，都要經過思想醞釀，打破顧慮，切不要操之過急，因此要農民訴苦、鬥爭、覺悟，並對其進行時事教育，使其眞正認識到與地主鬥爭的必要性和鬥爭勝利的可能性。羣衆是否發動起來，應以落後羣衆是否動起來爲標準。最後陳政委強調提出：我們工作『要求透不求快』。在羣衆組織方面，名目不要多，要以農會爲核心，一切通過農會。陳政委勸下鄉的同志，只要下鄉發動羣衆的仗打好了，根據地建立起來，有力的支援前綫，我們就能勝利。他鄭重指出：發動羣衆同前方打仗同樣重要，並號召保證把這一仗打好。

# 土地政策與發動羣衆

## 遼東分局工作團討論陳政委報告總結摘記

什麼是土地政策？

要廣大被壓迫、被奴役、被統治、被剝削的農民，從封建地主的鎖鍊束縛中解脫出來，翻過身站起來，坐上第一把交椅，名符其實的當主人，一切事情要農民說了算，把地主封建勢力壓下去，俯首貼耳的聽農民呼喚，向農民請教領示，不得農民允許他就不能任意行動，總之要把地主封建勢力澈底的堅決打垮，讓農民直起腰翻過身，而這個翻身必須是政治上、經濟上、社會地位上各方面澈底的翻身，這就是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

要達到上述目的，就須從以下三方面來做起：

第一、在經濟方面：要通過沒收、清算等辦法，把大地主、漢奸、惡霸、特務等的土地收回來，爲農民所有，達到『耕者有其田』，確立地權是農民的，不准許地主封建勢力拿農民砍大林子、起石頭、用血汗開出的土地當做統治壓迫剝削農民的工具；不僅如此，還要把地主封建勢力從農民身上剝



去的膏脂也要收回來，如高利貸，地窖子埋藏的物資、耕牛、農具等，只有把明的暗的一切東西收回來。地主封建勢力才會澈底打垮，否則『船破了有槓，槓破了有底，底破了還有三千六百個小釘子』，地主封建勢力還可用窩藏的物資仍然過優裕的生活，保持其封建餘威。如孤山縣蒙古營子村的惡霸楊德貴被鬥爭以後，農民分了地，他却仍然大吃大喝，抽大煙，地主的威風並未掃地而盡。

第二、從政治方面：澈底挖淨反革命的根子，因為地主漢奸惡霸特務，是有組織的，是與國民黨反動派以及蔣記土匪互相有聯系的（只是直接與間接之分），他們的狗腿子，有的打人民民主政府及革命組織中，表面上看也是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員，實際上却是破壞我們，專門為地主服務的好細，我們必須肅清地主惡霸這種特務組織，切斷其狗腿，使其喪失依靠。對某些大地主的行動、發言、搬家要有限制，使他完全孤立。

第三、在社會地位上，要把地主封建勢力以至封建爪牙的八面威風，變成低頭認錯，服服貼貼的屈服在農民腳下，農民叫他怎樣他就得怎樣，把過去農民見地主的情形反轉過來，使地主見到農民要小聲小氣，規規矩矩，請安問好。要這樣做就必須澈底揭露大地主、惡霸、漢奸、特務們的罪惡和陰險毒辣無恥，他們過去拿農民的生命當兒戲，佃戶繳不起租糧，他們就要『割人頭補口袋』，從各方面說明他們是社會的罪人，是寄生蟲。

從以上三方面全面併進，才能使地主的威風掃地，澈底打垮封建勢力，使農民翻身挺腰站起來、

行動起來，才能達到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至於用什麼具體辦法和形式，要根據羣衆的情緒和意見來辦。

### 立場和照顧

過去土地改革時，先給地主留地，然後才由農民分地，這就是立場不穩的表現。要知道土地是農民開出的，地權自然應是農民的。土地曾爲地主所佔有，是他們用極其卑污的陰險毒辣的各式各樣的手段剝奪去的，土地改革就是農民依情按理收回自己的地權和土地，地主就根本不應有地權，至於農民對地主寬大，把自己收回的地分給他們一點，讓他維持半飽不飢的生活，已經是農民對他們額外的賜予了；如果先給地主留地之後再由農民分，那就等於否認地權是農民的，而承認了地主有地權。今後我們必須首先把地權弄清楚，先滿足了農民自己的要求，然後才能談到照顧，不能本末倒置。過去土地改革中，還有些奸滑狡詐的地主竟巧弄門目，搞什麼『捨地』，這更是不合情理的，地主是想拿我們農民自己的土地來行其僞善，模糊農民的地權觀念。因此再遇有地主『捨地』時，要罵他幾句，揭破他的陰謀鬼計『你拿我們的屁股當你的臉』。總之，今後一切事情要先解決我（農民）的問題，然後再照顧你（地主），照顧是我們的權力，根據我們的意見，不能以對方的要求爲標準。

照顧之前還必須加『適當』二字，所謂適當，就是必要的，最好能做到周到，但我們必須是有立

場的，把適當與照顧連系起來，看我們的情況如何，對方的情況如何？我們是大富還是小富，對方是地主富農還是漢奸特務惡霸？對進步些的，我們也必須在我們的問題解決之後，才能談到照顧他。

照顧還必須根據不同的具體對象，不同的具體情況，來決定照顧誰？怎樣照顧？更須根據羣衆的要求來決定。

在反封建、反頑特、反惡霸的鬥爭中，和生產建設中，中農是我們的基本羣衆，他們在農村中佔相當大的比例，同時也受國民黨反動派、地主、惡霸、奸特的榨取迫害，因此在土地改革中，要用一切方法吸收中農全體參加反封建鬥爭和生產運動中，決不可侵犯中農利益，相反的，還應分給他們一定的鬥爭果實，數量多少則由羣衆決定。過去我們土地改革中，有的地方就侵犯了中農利益，例如：鳳城縣艾河村的中農善福增，在鬥爭地主陶士佩時爲主席，以後沒分給他果實，他因此不滿，控告村幹部，以後叫他坦白，他不肯而跑了，便分了他的土地和車馬，結果羣衆反映很不好，這說明我們脫離了羣衆。

有的同志把富裕中農解釋爲富農，這是不對的，因爲他用自己的勞力，早起晚睡，勤儉度日，而致生活充裕，他未剝削他人，因此不能叫他作富農。

某些中農爲地主的狗腿和漢奸的走狗，對這樣的中農，羣衆要鬥也應鬥，根據羣衆意見處理他。

爲了說明中農的重要，這裏列舉孤山縣梅家村和太平山村階級成份的統計如下：兩村合計九七七戶，四八八五人。中農以上有一四三戶，七五〇人，佔全人數的百分之十五（其中包括大中小地主與富農）；純中農有一四三戶，一五〇〇人，佔全人數的百分之卅二弱；中農以下（包括貧農、貧佃戶和赤貧）三一〇戶，二六二〇人，佔全人數之百分之五十三。我們若跟中農一起，則爲四一八〇人，他們則爲七五〇人，就可取得農村的完全優勢，我們就不會犯大錯誤。（下略）

## 土地改革中不正確思想的根源

此文爲『合江羣工會議總結』中的一段『鬥爭惡霸地主爲何不够徹底』，內分析土地改革等中羣工幹部存在的不正確思想，我們軍隊幹部也可把它當作一面鏡子

來照照，對學習土地改革政策極有幫助。——編者

會議在總結過去工作經驗中會經着重的提出與討論了這個問題，大家認爲對惡霸地主鬥爭的不够徹底，還是比較普遍的現象。這主要的表現在他的槍支武器還沒有完全起出，他的浮產浮物（如他的金銀財寶、布疋衣服等）還沒有完全鬥出，他還有黑地、黑牲口、黑糧，沒有完全翻出，他的土地還留的太多，他的威風還打擊的不够，他同土匪、特務、狗腿子的綽索，還未完全斬斷。因而羣衆在政

治上、經濟上、思想上還沒有澈底的翻身。這種情況，在夾生飯地區還比較嚴重。爲了完成土地改革，澈底消滅封建勢力，會議認爲對於這一問題實有加以慎重研究之必要。

會議認爲，造成這種嚴重現象的原因，主要的是由於幹部思想上還有毛病。許多不正確的思想，障礙着或束縛着我們自己，使我們不能放手的發動羣衆，把惡霸地主澈底鬥倒。

這些不正確的思想，大體上有如下幾種，會議會分別加以評述如左：

第一、是過去抗日時期對地主階級統一戰綫思想的殘餘。根據抗戰時期的社會的與歷史的情況，我們採取了減租減息以削弱地主階級，同時保留他們的地權，使地主階級的大部份保留在統一戰綫內的政策，是必要的與正確的。但是這種情況，現在已經起了新的變化。現在我們的正確政策，應該是堅決消滅地主階級，肅清封建勢力了。因此，把過去對地主階級的統戰政策，使用於現在，顯然是錯誤的。一切『爭取』地主階級的思想，『打』是爲了『拉』的思想，片面強調『照顧』的思想，以及反對『過火』及害怕『過左』的思想，都是過去統戰思想殘餘的具體表現。既然我們土地改革的政策，是消滅地主這個階級，那『爭取』這個階級，『拉』這個階級，『照顧』這個階級，反對與害怕這個階級之被澈底消滅，當然是錯誤的了。只有在這個階級被澈底消滅之後，才談得到對於這個階級的殘餘人物給以生活出路的照顧問題，及爭取這個階級的殘餘人物向着張永泰道路前進的問題。因爲消滅階級是消滅他剝削與壓迫農民的經濟基礎與政治力量，而不是消滅他的肉體（某些罪大惡極的在

外），因而在消滅他的階級之後，自然對於這些殘餘人物還有給以照顧與出路的必要。在他的階級還沒有消滅以前，自然照顧還是諱不上的。而我們的同志却往往在地主階級還沒有被消滅以前，就過早的提出爭取與照顧等問題，這不免有意無意的給地主階級當了保護人，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表現。至於真正羣衆行動的『過火』或『過左』的現象，不但不是羣衆運動的缺點，而正是羣衆運動的正常狀態。幾千年來受盡地主階級壓迫剝削與摧殘折磨的農民大眾，今天在翻天覆地的翻身運動中不『過火』一點，不『過左』一點，當然是不可設想的，我們應該拍掌歡迎農民大眾的偉大行動，相信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的行動的合理性與正義性，而不是害怕。害怕羣衆的行動，就是害怕真正的人民革命，就是對於革命的一種動搖。

第二、是自由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思想。這種思想，提倡所謂『超階級的』『公正』，所謂『中庸』，所謂『人道』。他們說，土地是地主們辛辛苦苦拚來的，不應該清算呀，地主與農民雙方都應該照顧呀，地主也是人不要鬥的太苦呀等等。我們的同志，有的公開做了這種思想的應聲蟲。有的對於具有這種思想的幹部採取了調和妥協的態度，因而使這種思想在某些地方黨內與工作團內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這種思想正是與我們堅決消滅地主階級的思想相對抗的。有了這種思想，自然談不上執行我們消滅地主階級的政策了。

地主們的土地財產，是辛辛苦苦拚來的嗎？這完全不是事實，只要我們研究一下每個地主的發財

史，我們即可瞭解，地主們的土地財產完全是靠無恥的掠奪與殘酷的剝削農民得來的。只有把他們的一切土地財產，轉交給農民，才算是真正的公平。給地主階級辯護的『公平』，自然是假公平。對地主與對農民，要同樣照顧嗎？也是不對的，我們已經說過，對地主階級，我們首先是要消滅，不是照顧，照顧只有在地主階級根本消滅、農民大眾真正翻身之後。現在我們首先要照顧農民，幫助農民的徹底翻身。現在侈談要雙方照顧，實際上是要照顧地主，反對農民。至於說地主也是人，因而對地主要講人道主義嗎？這也是不對的。因為農民也是人，而且是佔全國人民中絕大多數的人呀，幫助農民翻身，解除其痛苦，難道不是人道主義？究竟我們主張的人道主義是那一種人道主義呢？我們顯然要人民大眾的人道主義，而不要對少數寄生蟲的人道主義。難道這還不够明顯嗎？可惜，我們有些幹部，對於地主紳們的叫喊，十分敏感，而對於千百萬農民大眾的呼聲，則『置若罔聞』。他們對地主有無限的溫情，而對農民却極為冷酷。這種生飯或夾生飯的幹部，在煮夾生飯以前，實有首先把他煮成熟飯的必要！

第三、是對階級鬥爭的持久性複雜性與殘酷性，認識不足。在對於地主階級舉行一次二次的鬥爭之後，我們往往容易滿足，過高的估計了鬥爭的成績，以為經過這樣一次二次的鬥爭，地主已經低頭，因而階級鬥爭就可以和緩下來了，這實在是種非常幼稚的小資產階級的看法。事實上，要把幾千年來統治農民大眾的地主階級徹底消滅，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分了他的土地與牲畜，他還有最

地黑牲口，你翻了他的黑地黑牲口，他還有浮產浮物，他還有槍支武器，他還有各種政治的、經濟的與社會的聯系，他還有對人民羣衆的傳統的精神的壓力等。只要他有這一切，或這一切中的一部份，他就會千方百計的來反對人民大眾，進行他翻把復辟的陰謀。因此，我們任何時候，決不要自滿自足，決不要把沒有被消滅的東西當做消滅了。我們要時時刻刻以最高度的階級警覺性去深入檢查我們的工作，發現階級鬥爭的新的表現形式，而進行不疲倦的鬥爭。地主階級是一棵大樹，你砍了他的樹幹，他還有無數的樹根樹枝，需要繼續的砍掉與挖掉，不然他是又會長起大樹來的。地主階級是『百足之蟲』，『雖死而不殞的』。爲了他的翻把復辟得到勝利，他會用一切殘酷的手段來對付翻身農民的。所以，半途停止對地主階級的鬥爭，實質上是對於階級的鬥爭缺乏堅持性與頑強性的一種表現，是對於階級的鬥爭之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的表現，其結果會降低羣衆的警覺性與戰鬥的準備，因而會使他們在敵人的突然襲擊前面，遭受到不應有的巨大損失。

第四、是對於在中國民主革命中消滅地主階級的決定意義認識不足。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內容，就是土地改革，就是肅清封建勢力及同封建勢力相結合的帝國主義勢力。土地改革的實質就是地主階級的徹底消滅，與農民大眾的徹底翻身。中國民主革命深入與廣大的程度，就決定於我們對土地改革進行的徹底的程度。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足，就會受各種機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就會對土地改革運動中途發生動搖。而這種動搖又不是別的，正是對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動搖。



會議認為產生以上這些思想的社會的歷史的根源，有二：第一、是外界地主資產階級的思想對我們一小部份最不堅定的同志的影響，特別在東北這種新環境裏，地主資本家對我們同志的包圍力量是很大的。他們會利用金錢美女，拉攏挑撥，威脅利誘等一切的毒辣手段來迷惑我們的同志，使我們的同志在他們的影響下變成了他們的俘虜，充當了他們的應聲蟲，為地主階級的『生存權利』辯護，甚至有的發展到公開干涉清算分地鬥爭，毆打工作團幹部的嚴重程度。第二、是由於我們農村工作幹部的階級成份的複雜。我們農村工作幹部的成份可以分成二部份。一部份是關內來的及抗聯的老幹部，一部份是東北新起來的新幹部。在老幹部中間，有一部份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由於他們是在民族抗戰時期參加黨，由於他們保留有抗戰時期對地主階級的統一戰綫思想與經驗，而沒有十年內戰時期土地革命的經驗，因而他們對澈底消滅地主階級的方針容易發生動搖，而極少數內戰時期的老幹部，則由於過去土地革命中過左的痛苦經驗而過於小心，因而放手不夠。至於大多數新幹部，其中有偽滿時代的舊職員，甚至還有警察特務份子混在裏面，這些人與其說他們同情農民，倒不如說他們更同情於地主。還有一小部份青年知識份子，他們的出身都為地主，商人與富農，他們對於實行土地改革當然顧慮很大，對地主階級的『人道主義』觀點，更是特別濃厚。在工農出身的新幹部中，還有少數壞份子，他們與地主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還有些流氓份子則容易避重就輕，寧願把打擊面擴大，而不願意打的深入。這些都是以上錯誤思想的內在的社會的歷史的根源。

# 是誰不放手？對誰放手？

明 芝

放手發動羣衆，是毛主席羣衆路線的根本要諦，發動農民羣衆是發動廣大革命羣衆的中心環節，發動基本農民羣衆又是發動廣大農民羣衆的中心環節。

發動羣衆是進行任何革命工作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之一，這是一條政治路線，一條組織路線，也是一條工作路線。在學校中要使廣大學員羣衆學習得好，就得充分把學員羣衆發動起來，才能完成學習的任務；在機關中要使各該部門工作進行得好，就得充分的把幹部羣衆發動起來，才能完成工作的任務；在部隊中要大量殲滅敵人，就得充分的把戰士羣衆發動起來，才能完成戰鬥勝利的任務；在土地革命中要想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務，也就得充分的把農民羣衆發動起來。

在進行各種革命工作去發動羣衆中，其最基本與最主要的一個環節，是發動農民羣衆，因為農民羣衆是革命的主力，是決定革命勝利的基本力量；農民羣衆發動起來，一切革命工作都有了基礎，尤其是軍事的與經濟的革命工作有了基礎。因此，我們通常提起發動羣衆，就是發動農民羣衆。

發動羣衆，發動農民羣衆包括兩種意義在內，這兩種意義不能彼此對立，必須統一起來，其一是包含領導羣衆的意義，其二是包含羣衆起來自己幹的意義。這兩種內容中，羣衆起來自己幹是一個基

本方面，是一個主體，領導的作用就在於當着羣衆還未起來幹的時候，應去啓發羣衆覺悟性，走向行動；就於當着羣衆已經起來幹的時候，應去引導羣衆走向勝利與取得勝利，領導者要時刻的根據羣衆的實際情況，覺悟程度，思想狀況，情緒變化，鬥爭經驗去實行領導。

然而，我們某些領導羣衆運動的同志，當着他還未看到羣衆之前，他就給羣衆運動規定下一種步驟，甚而很具體的步驟，他不是一張白紙似的客觀的接近羣衆，而是白紙上寫黑字，根據政策條文去佈置羣衆運動，或者是根據過去經驗把羣衆運動套上去，這樣，他就胸有成竹的，進入新的工作環境中去，他的眼睛被主觀的東西蒙住了，他很大胆的，自負的，不區別情況的，按着老一套搞下去，釘子越碰越大直到不能領導爲止。較好的就在碰釘子之後，逐漸的改正了。一個領導者區別於羣衆的就是他有經驗，懂得政策，看到方向，但必須時刻的保持着與最廣大羣衆聯系，由羣衆來訂正，改變，考驗領導的方針，辦法。

另外，還有一種領導情況，即是當着他進入新的工作環境時，因爲情況不熟，他曾能虛心謹慎的接待羣衆，也就是比較客觀，對事物也比較敏感，可是他一旦熟悉了之後，沉於工作已久，他就漸漸麻木，熟視無睹，這就會喪失領導的敏銳和客觀態度，發生缺點以至錯誤。這種領導情況在土地改革中也曾有過的。這樣的領導者警覺時會與前者不同，而麻木時他的實質也與前者相同，他所以麻木，所以熟視無睹，就是因爲他自滿於有了領導本錢，有了某些新的經驗；但是昨天的（而不是幾年前

的），也許覺得有些成績，他認為依靠這個去領導就夠了，其不知情況在變化在發展着，羣衆運動的要求逐漸在提高，這樣便也會窒息羣衆而不能更好的發動，這種毛病是由於領導只是片斷的而不是時刻的經常的保持與廣大羣衆聯系的原因所致。

其次，在某些領導者還存在着的一種盲目的由於歷史原因而造成的情況，這種領導情況是將抗戰時代農村土地政策思想，即一般的減租減息政策思想，盲目的運用於情況已經改變了的今天的土地改革運動，以那時發動羣衆的規模套在今天之更加深刻而劇烈的羣衆運動；在抗戰時期是包括一般的地主階級（大漢奸大惡霸除外）在內的土地政策，而今天是包括（給封建地主以生活出路）一般的富農在內的土地政策，這種情況是由歷史社會原因而來的，前者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而造成的，後者是由於蔣介石反人民打內戰所造成的，這就形成兩個時期農村中的極不相同的階級關係和發動羣衆的內容，以抗戰時期土地政策的精神來掌握今天的土地改革的政策，就必然得出不應照顧的而加以照顧，照顧應該少的給多了，應該鬥的小鬥，這就是不能徹底的爲人民服務，這就是不能徹底滿足基本羣衆的土地要求。

這種土地改革思想中的盲目性，至今也並未從某些領導者和某些工作同志頭腦中肅清出去，就我們研究的所得看來，這種盲目性思想是頗爲廣泛的存在着的，這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思想，在土地改革中教條出發的當然也有，但是比較的少了；現在，乃是從抗戰時期的土地政策思想（當然是對的）來

指導和了解今天土地改革政策的精神，或者就走到歪曲的爲多了。

以上三種領導情況，由於盲目性經驗而來的公式去指導羣衆運動去發動羣衆是一比較嚴重的思想傾向，而在許許多多的經驗公式中以抗戰時期的經驗較爲帶有歷史盲目性支配着某些指導土地工作同志的頭腦，加之，歷史盲目性和另一種政治的社會的近因結合着，即八一五後，和戰局面以後，又都市又農村的情況相結合的，因之更增加思想上的盲目性了。

在這樣領導情況下，有些人把着眼點放在『照顧』（不是不要照顧）的方面就多了一些，有些地方就過於多了一些，這樣就不可避免的對於同蔣介石結合的惡霸地主以及他們的爪牙狗腿打擊不夠，摧毀封建勢力不夠。另外，則就不可避免的使得羣衆運動有所限制，這裏需要了解的反封建的聯合鬥爭，是首先要滿足基本農民的政治上和經濟上要求之後才有照顧之可言，在沒有形成和鞏固反封建鬥爭的基本農民的主力之前，而去過早的與過多的侈談『聯合』，『照顧』，乃是束縛羣衆的發動，乃是削弱羣衆的發動，這種過早和過多的『聯合』『照顧』是對基本羣衆不利的。羣衆運動的真實情況倒不是如我們某些同志所想像的按照規定條文規定策略去運動的，它倒是要『動』要『亂』，先飽滿了自己，先團結了自己，一切羣衆運動尤其農民運動是『不亂不成形』，是『先亂而後理』，這由某些同志看來恐無『章法』，總是叫他遵循領導者主觀所規定的『先理而後動』（但這並不是說不要思想醞釀和教育），但這恰是違反規律的，羣衆運動的自發性（不等於領導上的自發性）是羣衆運動

的一個固有規律，雖然他是一個低級運動的階段，但也是發動羣衆必須經過的階段。這階段的特點，情緒高，不可一世，氣衝牛斗，但也有理性的，這不能由領導者去制止，制止就違反羣衆運動的規律，這只可由領導者去隨着羣衆的經驗和實踐去逐步提高，但這個不能由領導者『腰折』，腰折了羣衆就要損傷羣衆運動，羣衆就不能飽滿的發動起來，這也就是羣衆運動的『矯枉必須過正』的一條真理。在整風的羣衆運動中有一條『放』，放得越好，運動越飽滿、發展、澈底，這就是有領導的羣衆運動的自發性的表現，那『放』的裏邊是沒有『照顧』一條，只有『扯破臉』一條，羣衆運動的性質雖有不同，但借此也就可以理喻發動其他羣衆運動了。

這種不能放手，主要的就是表現於照顧太過，基本農民羣衆被束縛而不能充分的發動起來。由此就可明白發動羣衆是誰不放手？是某些領導羣運的同志們不放手！某些領導羣運同志的不放手，是對誰不放手呢？又是對誰放了手呢？

下邊一個土地改革材料就可答覆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廿日，本溪草河掌張家堡子村。

還是一個夏天的傍午，太陽火熱的曬在農民羣衆的頭上，惡湖大地主已被清算。

主席站在台上宣佈開會了。

報告是：鬥出土地的總數……

各戶分得土地的數目……

一位青年農民突然由羣衆中站了起來，他本是得地戶，該是喜歡，然而臉上顯出不十分滿足似的，咧着嘴，說出幾句：『出乎意外』的話：

『地分了，不够種！小地主的地還多，他種不了，我們要分他一些！』

羣衆鼓掌了，從裏心裏鼓掌了，頗是羣衆路綫的滿場一致的喊出一句話：

『分小地主的地！』

……

主席默然！

主席偏過頭問××副政委，也爲之默然良久，然後在低聲交談着，下邊還是不斷的火熱的喊叫：

『分小地主的地！』

……

主席移到台上說話了：

『老鄉們！這個不能！這是「違反政策」的，大家就這樣辦吧！散會。』

羣衆喊聲突然肅靜下去了……。

火熱的太陽曬得人臉上直淌汗，人羣懶懶的疏散開，脚步移動得怪沉悶的各自走回家裏去了……，這個故事是很典型的說明了這個故事中的領導者們只知道照顧是一條政策，是的，是一條政策，但他忘記另外一條政策，而且是一條基本的政策，即是澈底滿足基本農民的土地要求。

是誰不放手？是故事中的領導者們。

他們對誰不放手？是對基本農民羣衆！

他們對誰又放了手呢？是對封建地主階級！

這是一個教訓，這是被過去土地改革中一種盲目性的思想所束縛的教訓。

現在是該認清了。

對誰應該不放手！

對誰應該放手！



# 松江總結半年羣運工作（摘錄）

## 高崗同志指示深入羣運方針

關於羣衆工作，高崗同志指出：所謂熟了的地區，就是要做到放手發動羣衆，把封建惡霸地主階級，從經濟、政治、武裝上澈底摧毀，不僅要分掉惡霸地主的土地、牛馬、浮產，而且要挖出他們的家底，這樣才能最後摧毀惡霸地主階級的經濟基礎。與此同時，則必須進行反兩面光、自私自利和狗腿子的鬥爭，要鼓勵正派人，獎勵功臣，形成新的輿論和作風。好幹部好積極份子上台，和人民緊密結合，這就叫做基本羣衆的優勢。羣衆工作所謂『透了』，就是指上述而言。在熟透了的地區，還要做什麼？高崗同志明確指出：一條叫生產，一條叫教育。而在目前這兩條的中心，則是爲了支援前綫。教育則是指新起的農民積極份子和幹部的階級教育，亦即是反兩面光反自私自利。從實際事例出發，在運動中教育，工作一個時期後集中起來教育。因此我們必須時時刻刻領導羣衆，發現問題，提高一步。至此，高崗同志提出：夾生地區要繼續搞熟，爭取松江省在四個月內，全北滿在今年以內，解決夾生地區的問題。在熟了的區域，一件重要的工作，是建立黨在農村中的堡壘——支部，這個工作

好壞的決定一環，是我們關內的幹部。高崗同志指出：農民不要地、敢不敢鬥爭，現在已不成問題，現在要講新問題新關鍵，就是要講清道理做榜樣，不然就是盲動缺乏領導。樣子與領導結合取得經驗，但也不是唯典型是從，鑽在典型裏出不來，因為典型是爲了全面。最後高崗同志簡明概括今後羣衆工作提高一步，在於——講道理，做榜樣，撒開網，換經驗，多鼓勵，加批評。

## 大膽放手就是政策

秀山同志着重闡釋關於大膽放手的問題：大膽放手到什麼程度呢？對領導幹部的思想來說，就是澈底摧毀封建勢力，留絲毫餘地，任何惡霸地主的哀乞與叫罵，我們都毫不留情，必須認識他們的哀乞或叫罵，是封建地主階級向羣衆鬥爭的一種方式。整個鬥爭是尖銳激烈的，但對於廣大農民來說，這種鬥爭是歧人道的。而在大膽放手中間：又必須像園丁培育花苗一樣，要善於引導和培養羣衆情緒走向鬥爭。在鬥爭中，不要受任何條文限制和拘束。那麼，大膽放手會不會違反政策呢？不會的，放手是根據政策來的，放手本身就是政策，就是政策的主要部份。放手也不是不要領導，放手本身就是有領導的羣衆路綫，一切與此相反的，均是違反羣衆路綫的。什麼人不讓我們放手？那就是蔣介石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但手是自己長的，放不放由我們自己，一切束縛自己手足的行動，都是錯誤的。

自然在放手發動羣衆中間也會產生一些缺點、錯誤的。我們要隨時注意克服這些缺點，但矯枉必須過正，在這樣一個大運動中，不可避免的要發生一些過火現象，我們不要因此害怕，因為羣衆運動是不能給規定尺寸的。我們應該學習毛主席在大革命時代著的湖南農運考察報告，毛主席在這個報告中很熱情的贊揚了農土地改革鬥爭，反對了錯誤的觀點。

關於羣衆路線，秀山同志說：大家都已摸到了羣衆路線的方法，這就是做了一年羣衆工作的好處，否則講上兩天也講不清。這裏再重複講一下奇同志關於羣衆路線的四條指示：一、爲人民服務；二、對人民負責；三、相信羣衆能自己解放自己；四、向羣衆學習。依據這個指示，調查研究從羣衆最迫切的要求出發，就和我們發動羣衆的任務聯系起來，而不是從任務去發動羣衆。各縣都摸到了這個方法，如賓縣就是從解決羣衆思想着手，春耕前羣衆中存在着疑問：窮光榮呢？富光榮呢？我們就用大力啓發教育羣衆：窮富均不光榮，勞動起家、勤勞致富才是真光榮。如雙城廂藍頭屯做到了真正大膽放手事先醞釀鬥爭，情緒成熟了即讓羣衆自己去幹，而不代替，但羣衆大會規定給地主留幾分之幾的辦法，也不能搬到其他地方去用，否則又對其他地方不放手。從這裏可以看出：任何一條生動的經驗和理論，必須和當地當時的具體情況結合，否則就變成教條或狹隘經驗。從羣衆中來，羣衆中也有不對的，我們的任務就是妥善於集中羣衆中正確意見，如羣衆中提出：『狠心翻身』『擯大院，挖地窖』這都是對的，我們要發揮這種羣衆的創造。對封建主義要打殲滅戰，狠心翻身徹底消滅封建勢

力，這就是羣衆路線。

## 幾個具體政策問題

關於幾個具體政策問題，秀山同志指出：中地主和大地主一樣處理，同樣要澈底摧毀其封建基礎。小地主可多照顧些。但整個說來，照顧要看羣衆的自願，羣衆不願意就不照顧，不能由我們規定。現在不要怕地主受窮或叫罵，地主會自己照顧自己的，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一個地主受餓，只要地主好好勞動，將來羣衆一定會照顧他。對富農，要有區別的對待惡霸富農和勤勞富農。至於工商業政策和如何對待封建迷信團體，秀山同志指出：執行工商業政策，必須首先分清敵偽殘餘資本和民族資本，對民族資本不能絲毫侵犯，敵偽殘餘資本則必須清算，因此過去沒收的敵偽配給店、燒銀、油坊是對的。那末這樣工商業會不會下降呢？不會的，只有打擊了敵偽殘餘資本，才能發展民族工商業。事實證明，目前一般的中小工商業私人資本，比以前發展了。至於敵偽殘餘資本和私人民族資本，應該有恰當的區別，不能把所有與敵偽有一點點联系的都算作敵偽殘餘資本。那就打擊面太寬了。我們所要清算的，是依靠敵偽起家，勾結敵偽剝削羣衆，爲羣衆最痛恨的敵偽殘餘資本。

對封建迷信團體要爭取，分化，孤立漢奸特務，因爲這些團體中的絕大部份在過去爲敵寇所培養，

今日仍爲漢奸國特的基礎。其中無政治背景者，應使之善守中立，這個問題也要經過羣衆路線處理。

## 延壽柳河區總結挖底產

七月六日縣擴大會議後，本區區幹部配合村幹（參加縣大會者）臨時組織四個工作小組，分頭下鄉領導羣衆深入鬥爭。自本月七日至十七日間，全體幹部本着『凡事與羣衆商量』，『滿足羣衆的要求』的精神，又與羣衆啓發討論『爲什麼沒徹底翻身？』和『餓肚子怎麼辦？』……等問題，經過一很短時期的思想醞釀，羣衆領會我們的政策，『心裏有了底』，於是很快的九個村（廿六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羣衆，如劈雷閃電一樣，到處都起來鬥爭大地主，『追浮物』『挖底產』。佈柳河村（兩個屯）一天鬥了八家大、中地主，他們抗着洋砲、扎槍，到處起東西，挖地窖，刨院套，搜山搜河，挖出若干浮物底產。初步統計，共獲主要果實：金耳環五十二付、金戒指十二個、銀元寶一個，銀元五十餘枚、銀鐲一七九雙、糧食一四六·六石、牛馬二三九頭、大豬三四二口、蜜蜂一〇九箱、膠皮輪大車一五台、鐵輪車四〇台、自行車一二台、衣服被褥三〇〇件（壞的不在內）、布三六〇一尺，其他如棉線、襪子、豆油、食鹽、火油、木板、料板、物品傢具等等很多，估計僅浮物底產總值約一萬萬五千萬元左右。由此解決了『餓肚子，劃不上躡不上』的最大困難，現在全區每家都分到三五斗

糧食，對劃二遍地有了保證。順興村參加鬥爭的人，家家分到牲口（連去年分的在內），各屯羣衆不像從前愁眉苦臉了，都很高興的向工作隊同志說：『這回可翻過來啦！』萬寶村劉鳳岐說：『這回地主種地，得還我們的工！』團山張銘九說：『大地主過去笑話咱們住小房，他說「一家男女公公媳婦睡一坑，多可憐，多不方便！」這回他們試試方便不方便。……』證明了這次羣衆對地主沒有顧慮，對『中央』也不怕了。

另外會上又檢討了以下四個問題：

### 地主底產並未挖盡、尚須繼續深入鬥爭

（一）挖光沒挖光？根據各村彙報情形，全區有一種普遍的『幹部羣衆滿足』現象，認爲把地主挖透啦！『不挨餓了』，『淨身出戶啦，沒啥啦！』（指地主）『這回他（地主）算老實啦！』從以上羣衆的反映，好像是挖盡了。但柳河村地主馮喜去年被鬥三次，鬥出不過十萬元左右，他從去年到今年的現在總在外邊討飯，他家吃米都是從外邊買一斗吃一斗，婦女穿的衣服露肉，結果此次羣衆在他家搜出一個地窖，藏糧二十餘石、油三百斤、鹽二百五十斤、另外追出金耳環二付、各種衣服若干、木料等頗多，總值約二百五十萬元。兆福屯地主魏臣，鬥過七、八次，在此次又挖出若干物品，藏有

幾十個地方。萬寶屯地主李朝降的父親，捨命不捨元寶，最後他妻及子獻出元寶（五十二兩）一個，金銀首飾若干。還有好多地主的寶物，羣衆知道的他還未交出來。並且根據大家交換經驗的結果，地主是：（一）不說的不交。（二）說不對的不交。（三）說多少交多少。由此大家認識地主的『假相』『花招』『頑固腦袋』（捨命不捨財），決定今後繼續引導羣衆深入鬥爭。

## 深入展開政治鬥爭、嚴防地主鑽空翻把

（二）由深入的經濟鬥爭到深入的政治鬥爭問題：由於羣衆『挖光底產』鬥爭的尖銳（澈底摧毀封建經濟勢力），因此地主階級對農民鬥爭的仇恨心加甚，政治上反動性愈兇，是很自然的，如：兆福地主魏臣被羣衆審問時，其兄魏老四竟帶刀闖進屋來企圖行凶。柳河地主張×晚間向外藏東西，被民兵堵住，他竟拿扎槍要刺。永安呂鳳翔（蔣介石地下軍家理）被逮捕，他威脅幹部出保說『你不保，我說咱們屯還有十五個人呢』（要咬幹部一口）。永安地主王世超被鬥，他驕鎮一個戰士來，便威嚇羣衆說『他是老幹部，關裏人。』從以上這些事實上看。地主『鑽空子』威嚇羣衆，他有時還要動手暗害，假設我們幹部羣衆如不充分警惕防範，是會吃虧的，因此要在挖光封建經濟勢力『挖底產』鬥爭深入中，應轉向深入的政治鬥爭，挖光地主槍支子彈，國特建軍組織，封建迷信團體。

## 分配鬥爭果實、結合挖臭根安好根

(三)分配鬥爭果實中『挖臭根安好根』問題：根據各村彙報情形，現在九村內有四個村已分配一部份果實，其他村則僅將食糧、牲口、青苗地等分配了；其他果實尚未分配。根據分配果實村的經驗，其中以福壽村分配果實缺點多。其主要缺點是未經過會員小組評論等級（由幹部評定的），沒有按家按人口，是按參加鬥爭會的人數分的（如一家去幾個人分幾份），幹部強拉羣衆統一（全村）分配。全村分配果實等級標準不一致，惹起糾紛。因此大家除討論該村果實，應重行討論，對吃虧的人，以未處理物品補償外，更研究今後分配果實上的注意點：（1）要經過會員小組討論等級。（2）按家按人口。（3）按需要。（4）照顧軍屬擔架家屬。（5）屯與屯鬥爭果實相差不太懸殊者，可以由羣衆意見，願在一起分則在一起，否則各屯分各屯的。（6）小組討論後交屯會大家評論，然後通過，再分果實。同時今後在分配果實中，要『挖去臭根，安下好根』。樹立正氣，壓倒邪氣，決定要『五反對』：（一）反對兩面光。（二）反對自私自利（貪污弄弊，賬目不清）。（三）反對分配果實不公（獨裁包辦，私親私友）。（四）反對不勞動生產（無事就誤生產），強令羣衆代工。（五）反對擺『架子』。輕者經羣衆檢討改正，重者洗刷另選。其次則爲補救中農，團結多數問題：對個別優



犯中農經濟利益，可以經過羣衆討論，退回或補償。今後應注意不要把少數人意見當作多數人意見，去侵犯中農經濟利益。應團結百分之九十的羣衆參加鬥爭，分配果實。

(下略)

## 地主的土地怎樣得來的？

### 『反「翻把」鬥爭』劇摘錄

羣甲：他（指惡霸地主孫林閣）那六十晌地照，到眼下還沒交出來。

羣丁：他就仗着是『祖業』，硬不交。

楊：那六十晌，大夥兒輕不撩兒給他拿點糧，倒也應該呀。

尹：那地可好咧，拿點租也『種得過兒』。

方：那麼上次他答應拿出來，是不是應當再給他倒回去呀？

楊：那我就說上啦。

方：誰說得上？說錯了也不要緊，咱們大家夥兒參考嘛。

范：他當屯長，把咱們莊稼人『整制』的活不成，他應該包賠。

方：是應該包賠。可是理還沒說透。綽比我假裝是孫林閣，我說：（學着孫的神態語調）『我當屯長苛扣下的叫我都吐出來，我沒話說。可是我那六十垧地是我爹留下的「祖業」呀，也給分啦，你們這，是大夥兒起鬧訛人嗎？』

趙：（對方像對孫地）你要說那難聽的話呀，我把老根兒給你挖出來，一條地壩也不給他留。光緒年間，我們老爺子帶着我打『上江』剛搬來的時候，這地場還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荒山草甸。你爹在這是個『佔山戶』。聽說他給官家『上』過兩口大肥豬，荒地就歸他所管啦。我們老爺子帶着我，兩手磨出血泡，把荒地開成熟地，汗珠兒伺候下糧食來，得到你爹跟前『認地東』，給你們拿租子！這就綽比我們家養活出來的孩子，得到你們家去認爹媽，給你們『盡孝』！你們既沒生它又沒養它，憑啥要給你們『盡孝』哇？噫？我問你！

羣衆：對呀！哈哈……孫林閣，你說呀……問你咧。

趙：你那『祖業』就有廿多垧是我們老爺子帶開出來的，下剩的也是老莊稼人開的，你們孫家老少三輩一大羣，連一壩地也沒開過呀！地是一片荒，汗珠兒伺候它才打糧，掙下一年就放了牛羊。地，都是我們窮人開的，窮人伺候的。你們大地主都是光吃不幹活兒的『混屎蟲』，把地擦給你們，早就『放了牛羊』啦！眼下我們窮人翻身，分地，這就叫『物歸原主』，又叫『骨肉團圓』。你們大夥兒說，對不對？

羣衆：對呀！真對呀！太好啦！……孫林閣，你還有啥話說？嗯？

方：（見大家情緒好，索性再裝扮一下）我爹那兩口大肥豬你們得給我留下呀。

羣衆：給你留下，把地拿出來，『物歸原主』『骨肉團圓』。

## 樺川地主階級的初步調查

富振聲

在進一步深入發動羣衆運動中，對地主階級進行詳細的調查，考查其發家歷史，及其對農民的剝削方法，是十分重要的。這不僅可以使領導幹部了解羣衆運動發展的深度，以及對地主階級打擊的深度，而且主要的是可以啓發農民羣衆的階級覺悟。

樺川的土地改革運動已經一年了，地主階級遭受了初步打擊，已經被羣衆鬥爭一、二次和正在準備鬥爭的大、中地主共一六八名（其中大地主五七名，中地主一一一名），地主階級的土地、房屋、牲口、糧食等大部被分配了，但他仍保有大批的黑地、黑馬、黑糧、黑槍，以及比較貴重的浮產，他的威風還沒有澈底被打垮，他與特務、漢奸的聯系還沒有被斬斷，他們還在時時刻刻的準備『翻把』。茲將樺川各區被鬥地主的數目列表於下：

區別	大地主	中地主	合計	區別	大地主	中地主	合計
長發	五	八	一三	公勝	九	九	一八
營子崗	七	六	一三	太平鎮	六	一三	一九
蘇家店	四	五	九	悅來	一一	三五	四六
田祿	三	三	六	黑通	五	一四	一九
第十區	三	三	六	大賚崗	四	四	八
永安	三	四	一七	總計	五七	一一一	一六八

### 地主起家的幾種類型

在這一六八名地主中，雖然他們的發家都是從窮人身上剝奪的，但其發展的道路是不完全相同的，大致有下面的幾種類型，茲分述如下：

(一) 名爲『開荒佔草』實則靠土地壟斷剝削窮人發家的大地主。樺川本爲碩達勒達人（即俗稱老達子）的區域，他們『逐水草而居，以射獵爲業』。數十年前樺川尚是一片荒郊，渺無人烟的地區（樺川縣誌）。清光緒卅一年，由吉林將軍派三姓交涉總辦曹廷杰，赴蘇蘇屯一帶勘驗荒地，以後又驗明雙榆樹（即悅來谷大屯）、小營子崗、寶寶山、柳樹河一帶，準備放荒。三十二年由三姓旗務司

(滿清民政科一類的組織) 派佐領(官名)全亮(滿名)和委員滿祥五前來丈放，以四十五垧爲一方，每方收紙筆費十七吊五百文，三十四年經臨江州(即富錦，又名富克錦，待考)，吳劍青司馬(官名)派起員郝聯芳續放永平社(樺川東部)各荒，每方收價七十五吊，原有小票者(三姓初放發給小票未換照)每方五十七吊五百文，西半部歸依蘭管轄，名之曰東興鎮(即佳木斯)及火龍溝等處，多歸依蘭旗務處丈放，任領戶指定地點，築室鑿井，自行開墾，逐漸始有農戶。宣統二年，樺川設治(設縣)，經孟頌平監督(縣長亦曰縣知事)請准自行放荒(均見樺川縣誌)。在放荒期間，因土地便宜，有人便乘機領了大塊荒地，以後就依靠土地壟斷，剝削窮人，而發展成爲大地主。如大賚崗的顧有堂，原給放荒官員趕馬車，放至大賚崗時，便把大賚崗的土地指給他，其地界是北至大江、東至石磧、南至山、西至牛成林，於是顧有堂便從『出身貧賤』一躍而爲擁有數十方荒地的大地主了。數年之後，南滿移民越來越多，大家都想到『北大荒』領地，但許多土地都有了主了，就只好與地主『份開』，或三年不交租，這樣一來農民們辛辛苦苦的把荒地開墾起來了，但大部熟地都歸了地主所有。顧死後，由其女人當家，又常靠『壓飛照』掠奪土地，把靠近他地界邊緣的土地，都霸歸已有，並成爲大賚崗的統治者的。再如順山堡擁有一千垧土地的大地主張伯然，他原名張慶綸，又名慶伯然，係隨旗漢人，講武堂畢業，前清與民國初年在懷德當警務長，家住吉林北六台，擁有卅垧土地，民國二年將所有土地出賣，每垧賣一萬吊，來樺川後，前後買了一千來垧地，每垧只一百多吊，於是他由中地主一

變而爲統治樺川的大地主之一了。

(二)靠發橫財起家的大地主、卽所謂暴發戶大地主。黑通泡子沿的李富，來時只哥兩個，家境貧困，在江北爲人抗活。後遇江上沉了船，他在江裏撈到了麵，將麵運金溝換金子，發了洋財，買了一百多垧地。以後又匿下了『金狗子』（淘金）的破棉袍（內藏許多金子），氣死了『金狗子』，而他發了橫財，又買了五百垧地，因此他家財大富，有七十匹牲口，雇四五十名勞金，這就是所謂『不殺窮人不富』的暴發戶地主。另外也有以自己的私槍借給跑驢子，在指定的地區當胡子，與胡子共分金銀財寶，因而暴發爲地主者。

(三)靠敵僞勢力剝奪窮人起家的大地主。在僞滿時這種類型的地主是相當普遍的。達子營的劉陞，民國時只四十垧地，僞滿康德四、五年，他和日本二三〇部隊聯隊長小林勾上了，小林住在他家，與其共同經營洋瓦廠、煤廠、豆腐房、油房，合作社貸款由他向外放，在敵人羽翼下發了大財，買了二二〇垧（連從前的共二六〇垧）地，馬三三匹，僱工二五個，弄的家財大富，大權在握。發家之後，當屯長，康德九年當朝陽川村長，與小林共同害死過十三條人命（內有因爲打頭的丟了一條褲子，而逼死了更官一名）。黑通的張振青，民國時給人抗活，僞滿時，與佳木斯大特務梁金勾到一起，梁金是日本特務頭子廣野的乾兒子，張便靠這種勢力，在黑通開了小舖，賒賬放款，拔了賬戶的鍋灶，牽了牛馬，治了八十垧地，其爲人窮兇極惡，刮乾了黑通的地皮，誣賴別人偷一棵白菜便硬罰一百元，與窮人

份養母猪，下多少窩分多少窩，母猪死了還得分一半母猪（超過一般慣例）。營子崗的周春林（即周家油房）原籍懷德人，舊中華民國時來住木斯，正趕上老占東（胡子）進街，他趁機發了一筆洋財，就在營子崗買了四十垧地，餘下的錢借給他的親戚范廷顯（破落地主有地二〇〇垧），不幾年即將范的土地全部滾進來。僞滿時當了十二個圍子的村長，兼配給店主事，尅扣配給，變賣配給品，以後，全村土地都弄到他的手裏。其辦法有二：一、用高利貸滾；二、在僞康德六年，敵人收民照，地照交到他的手，便將好地扣下，自己收租子，用這種辦法搞來幾百垧，以後他將全部土地都收歸自種，雇四、五十名勞金，驗地時騎着馬，真是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家裏開油房，佳木斯有買賣，營子崗的警察署是周家的，他家的姑娘跟警長搭婿頭。附近的草甸，不許別人打柴，全圍子人都得給他做活，不做就趕到外圍子去。大賚崗木舒吐的崔俊山，原籍奉天寬甸人，僞康德元年來大賚崗，來時什麼都沒有，租西火龍溝馮輔臣十餘垧地，家有三個勞動力，自己不勞動，給燒鍋買糧食，燒鍋出十三元他給賣戶十元，幹了三年，就賺了數千元。康德四年，買了范有才三十六垧地，地價六千元，他只給了一半。范有才過去在抗聯工作，不敢在家，跑到哈爾濱，以後回來向崔要地價，崔即賴賬不給，並脅脅說：『你要錢，咱們就到特務那裏去！』范懼怕出事，就算作爲罷論了。有一勞金是青份，種了四垧土豆子，秋後崔將全部土豆子都賣給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敵人每斤給一元，他給青份是五角，並藉此勾上了關東軍購買系主任，從此就給關東軍辦事，無惡不作，幹了一年，賺了一萬多元，又買了黑魚屯徐

夢勤二十垧地，臥龍屯老劉家二十垧地。第二年關東軍放麥籽又歸他放，他留下了三十石磨麵賣了，這錢又買了顧老太太五垧地，七年又買了三十垧地，以後當甲長又買了三十垧。九年給合作社收買白菜，每斤扣二分五，共買了二十四噸，這一次就賺了五十多萬元，又買了本屯五十七垧地，在龍江省訥河買了一一〇垧，二十五間房子，剩下的錢，在瀋陽西關外又買了一垧菜園子，一垧菓樹園子。這樣一來，他家只九口人，却有地二二七垧，十四匹馬，二十二間房子，財產浩大，在剝奪窮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他的地主家業來了。

(四)滿拓地主。二龍山的李鳳武，他以前給地主袁顯平趕車，袁將女兒嫁他，他就給袁家管家，日本將袁家的土地收為滿拓地，他便與日本人勾在一起，殺雞請客，溜鬚拍馬，雇廿餘人給日本人種菜(七十垧)，經營二龍山偽興農合作社，將剝削的配給品，變賣給雇工，因而發了家，有牛十頭，馬十二匹，是二龍山的統治者，因此他成為經營滿拓地的變相地主。

(五)轉化地主。即將土地逐漸轉移到工商業，變為資本家，但其剝削的實質仍然是封建性的，因而他仍然是封建地主。悅來埠頭的沈小齋，原是埠頭的佔荒戶，全江沿都是他的地。後將土地逐漸出賣，轉入工商業與高利貸，偽康德八年時還種二百餘垧地，九年時即種一百多垧，十年時即種五、六十垧，『八一五』事變時，即種二、三十垧地，他開了糧棧，在悅來街宋程油坊、東興泰燒鍋，都有他的股本，礦山有他的買賣，哈爾濱過去也有買賣，糧棧燒鍋的高利貸特別厲害。全家都不勞動，



有大司夫、外櫃、勞金等爲其效勞，兒子作日語學校的校長，其餘都是學生教員。

以上五種地主發家的典型，不管其花樣如何不同，但其發家的根源，都是依靠剝奪窮人的血汗的，其剝削的主要對象爲貧雇農，下面我們想把地主階級剝削的方法作一概括的敘述。

### 地主階級的剝削方法

(甲)對雇農實行農奴式的剝削。一、無限度的延長勞動時間。許多雇工都是半夜吃飯下地，太陽落山才回家，每天休息時間只有四個小時。如黑通地主吳克鋒種一二〇垧地，他是剝削雇工的能手，別人給他送個外號叫『吳半夜』。二、無限止的提高勞動強度。吳克鋒一年春季換了三個打頭的，在地裏幹的又猛又快，許多抗活的累的吐血，不能再幹下去，抗活的病了，他就一脚踢開，趕你滾蛋，他常對別人顯示自己的威風說：『好騾好馬累死多少，何況你這人吶！』三、用最壞的伙食，剝削抗活的體力。白萬里屯的白萬禮，種一百五六十垧地，雇六七個勞金，外加短工，他家常吃兩種飯，勞金伙計吃的不如喂豬食，霉苞米麵還摻糠，他們自家吃的卻是經常不斷的鷄魚和豬肉，白萬信不吃四條腿的，所以經常買魚和鷄，每日吸大煙，扎煙針，看馬掌（紙牌）。四、尅扣工資。抗活的不准誤一天工，誤了閑工，須扣忙工，誤了忙工得按工作價或還二、三個閑工，因此有的雇工一年忙到頭，除了扣去的工資就所剩無幾了。五、拖欠工資。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許多地主，在雇工上工後

(二月間)，不馬上給工錢，要拖到開江，糧食價上漲，工人無吃的，買了地主的糧食，却不能按開江前的糧價，得按開江後的糧價。六、設賭抽頭。這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永安地主袁憲會，種地一六〇垧，三個大車十四匹牲口，雇工卅餘人，仗仗他與佳木斯的翻譯官有關係，每逢下雨陰天，家裏就擺四、五場賭局，不願賭錢的勞金就受氣，被排斥，他說：『不會賭錢的，就不要到我家門來！』賭錢的結果，常使勞金一年到頭淨光無二，反倒欠他的，有一個勞金把兒子都輸給他了，一直到去年鬥爭袁憲會時，才把他解放出來。七、開小舖賣雜貨。凡勞金用東西，都從地主的小舖買，甚至有所謂『活動小舖』的出現，在忙剗忙剗時，地主家的人，就把『應時零嘴』的東西，挑到地裏去，年青人都好吃，吃了東西一天就白幹了。八、強迫勞動。僞滿時地主都依靠其當屯長村長的地位，強迫窮人給他當雇工，工價極低，還不得不去，如不給他當長工，就得被抓去當勞工。因此地主階級就藉着政治上的統治勢力，榨取了無限的幾等於無代價的勞働力。

總之，由於地主階級實行了這種殘酷辦法統治雇工，所以東北的地主與雇工的關係，形成了農奴主與農奴的關係，使許多雇工，長期的無代價的在地主的土地上勞動着，即使雇工擺脫了這一地主的統治，也脫不出另外一個地主的手掌。地主階級也就在這個極端殘酷剝奪雇工的基礎上建立起家業了。

(乙)對貧苦農民實行無限制的掠奪。地主階級依靠他政治上經濟上的勢力，對廣大的農民羣衆，實行殘酷的掠奪，以達到他集中土地集中財富的目的。地主掠奪農民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主要

的有下列的幾種：（一）依靠土地壟斷，榨取農民的地租。悅來的地主景吉臣，是一個一百八十垧地的大地主，他每日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嫌人參不好吃，得吃人參雞蛋（用人參喂小鷄生出的蛋），有兩個老婆，用兩個丫環，一個『小打』，一個大侍仗，其作威作福儼如一個封建大官僚。他的土地是完全出租的，租他的地須有一個條件，就是上打租，今年秋天須將明年的租子交齊，他的剝削是最利害，其辦法也最多。可見那種荒淫生活的花費都是貧民的血汗了。（二）高利貸的剝削。高利貸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第一種是貸款，月利三分或五分，恰借到青黃不接的時候，如給不上錢，就變成糧，叫做『坐青』；第二種是借糧，春借一斗，秋還一斗半至二斗，如趕上荒年還不上，就得破家還債；第三種是『買青』，夏季是農民準備冬衣與解決吃糧最困難的時候，油房、燒鍋、糧棧、當舖，就趁着這個機會，買農民的『青』，收糧時又是大斗大秤，農民不知吃了多少虧。油房、燒鍋、當舖的老板又常常都是大地主，地主就靠這種剝削方法，掠奪了土地與糧食。所以從這點上看，上面這幾種『坐青』、『買青』、借糧按性質來說，完全是封建剝削，而其形式則以高利貸出現的；第四種形式是典當地、抵押地、農民只要上了這個套，不幾年的工夫，土地就滾到地主的手裏去了。（三）剋扣配給品，變賣配給品，地主不出勞工少『出荷』，要窮人爲他們『措缺』，這也是地主剝削窮人最普遍的辦法。（四）不平等的換工，貧雇農是很少畜力的，地主階級却抓住這一點，一個馬工須頂三個人工，而且得在他自己的地種完之後，才能給貧雇農種。總之，受地主這種剝奪之後，農民便成了

『半身不遂』，苟延殘喘的在地主的大樹底下半死不活的掙扎着。

### 政治上的極端反動

地主階級是土地的壟斷者，在農村經濟上他佔着統治的地位，由這種經濟上的統治地位，便產生了他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在舊中華民國時，地主階級掌握着政權與武裝，在地主的勢力下豢養着許多的狗腿子，這種以地主爲中心，形成的統治集團，便是封建統治集團；僞滿時，這種集團又依附於日本帝國主義，地主階級依靠敵人發家，與特務漢奸勾結在一起，形成了封建法西斯統治集團；『八一五』事變後，地主階級的統治集團拋開了日本後台，又與中國大地主大資本家的統治集團結合在一起，企圖使中國永遠成爲地主階級統治的落後的中國。

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的演變，首先用大地主張伯然這個典型來說明。他是順山堡的大地主，一千餘垧地，舊中國時，他當樺川自衛隊總隊長，是樺川的統治人物之一，僞滿時自衛大隊受民族浪潮的鼓舞，許多人要拉出去抗日，但他却不幹，甘願屈服於敵人，把自衛大隊編爲獨立營，他當營長，受于大頭指揮，爲敵人守駝腰子金礦。後來又當農會長、協和會長、道德會長，爲日本服務，是個忠實的走狗。『八一五』後，他又投了國民黨，在佳木斯國民黨市黨部當民政委員，與僞國民黨合江省主席吳漢濤接上了關係，但他却假裝『開明』，混進民主政府，以合法地位進行國民黨活動，企圖組織

下軍，破壞人民翻身。他和他的兒子張文恩，勾上了國民黨特務暗殺團任德祿，殺死了副市長孫西林同志，事後任德祿跑到順山堡，住張伯然家，數日後被我軍捉住時，張伯然還爲他庇護，任德祿生了病，張文恩爲其抓藥醫治，十分孝順，可是他雖存心孝順，却沒有挽救了任德祿這條狗命。任德祿死後，這幫暗殺團想到山裏找『柳子』（胡子），在四合山被我軍消滅。張文恩又勾結胡子『江海』，在屯裏派款兩萬和白麵粳米，並套了爬犁送到山裏的密營，以接濟他們所謂地下軍糧食子彈。另外是朱家園子的蘇文選，地一五〇垧，僞滿當屯長及協和會主事，是該屯最兇惡的統治者，外號叫『蘇扒皮』。『八一五』後他兄弟參加王福隊，工作團到朱家園子，羣衆要鬥爭他，他就暗中將王福隊勾進園子，把農會長韓林捉起來，要槍斃，叫韓林在大會上承認錯誤，再不要鬥爭他。以後工作團第二次到該村，他企圖嫁禍於人，把自己的房子燒了，反說是積極份子燒的。經鬥爭後，仍未低頭，現在還在破壞工作團，拉攏壞人，企圖組織『翻把』。

上面的材料，完全可以說明，地主階級在農村統治，是根深蒂固，有的則是『三朝元老』，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有強固的基礎的，真是所謂『百足之蟲』雖『死而不僵』的。一年來對地主階級的打擊，是極其輕微的，其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統治勢力，還沒有澈底被摧毀，因此地主階級『翻把』的活動是層出不窮的。悅來埠頭的賀小鬼，勾結了一批地主，收買了副會長兼自衛隊長，企圖顛覆農會，危害幹部；悅來逢年屯的邢玉林，今春被起出四支槍，子彈數百發，他會企圖出去當

胡子；谷大屯的王鳳鳴，過去被鬥爭不徹底，現在他說：『再鬥時，拿鋤刀也剷死幾個』；蘇家店八家子的趙喜，是個惡霸，過去沒鬥倒，他利用自己的油房，要榮譽軍人當『好漢股』，最近他唆使榮譽軍人，把工作團及村幹部都打了（傷勢很重）。其次有些地主專門挑撥幹部關係，打擊積極份子，實行美人計，造謠生事，以達到他破壞農會的目的。最後還有些地主，假裝進步，假裝老實，假裝勞動，假裝窮，實行小恩小惠，甜言蜜語，企圖緩和農民對他的鬥爭。這一切事實都說明農民要取得真正的徹底翻身，必須深入鬥爭，澈底消滅地主階級，只有結束地主階級的幾千年的統治，廣大農民羣衆才能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

七月廿八日

## 識破偽裝的敵人

——合江日報八月十四日社論——

由於我合江人民力量的發展與壯大，封建法西斯集團中的階級敵人（除少數尚在深山密林中的胡匪與某些夾生飯、生飯屯的惡霸地主等外），不能與不敢像過去一樣，公開的壓迫與剝削人民了。他們現在一律偽裝起來了。富的裝窮，狡猾的裝老實，反動的裝開明。有的鑽進我們的軍隊、政府、學

校與羣衆團體中去，搖身一變而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革命工作人員，革命青年了，總之一句，他們成爲合法的公家人了。他們偽裝積極，偽造成份歷史，實行假訴苦，假坦白，極盡其溜虛、奉承、迎合、拉攏、欺騙的能事。一切這些偽裝的目的，都是爲了縮小或隱蔽被鬥爭的目標，以便保存自己，並使自己能够在偽裝的形式下，繼續壓迫與剝削人民和破壞革命。換句話說，這是階級敵人，在新的形勢下的一種新的鬥爭形式。

階級敵人的偽裝，曾經麻痺了而且現在還在麻痺着不少我們幹部的思想。他們把偽裝的敵人，當做好人，當做朋友，當做同志，相信他們的假歷史，假訴苦，假坦白，假積極，同他們『推誠相與』，『和平共居』。有的甚至同情他們的『遭遇』與『不幸』，有的把他們的反動活動簡單的看做『思想問題』，把大問題說成小問題，小問題說成沒問題，對他們實行無原則的寬大與原諒。而偽裝的階級敵人，就利用我們的這種信任、同情、寬大、原諒等爲掩護，以革命的組織爲他們的防空洞，以逃避羣衆鬥爭的轟炸，同時又利用這種合法的地位以及利用我們工作與幹部的弱點，進行各種壓迫與剝削人民，勾結國特胡匪，造謠搗亂，陰謀暗害等活動，使我們的工作與幹部在許多方面受到損失。顯然，這種思想上的麻痺狀態，是我們某些同志喪失了階級立場與階級觀點的一種具體表現，是革命隊伍中的一種危險傾向。

爲了改進我們的工作，鞏固我們的隊伍，我們認爲必須使我們的幹部，能够識破偽裝的敵人，把

他們從防空洞中清掃出去。爲此，我們首先要使我們的某些幹部，從思想上的麻木狀態中清醒過來，認識清楚一條最簡單而又是最普遍的真理，即一切社會問題應該從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立場與觀點上來考察與處理。階級的敵人是可能一下轉變爲階級的朋友的。他們所表現的老實、坦白、積極等等，都不過是一種僞裝，一種保護色，是絕不能輕易相信的。相反的，我們應該透過一切這類僞裝，一切這類保護色，一切表面的現象，而深入到階級敵人的本質上去。我們對於機關部隊中的每一個人，尤其是幹部，必須首先考察他的階級成份與他的階級歷史，然後考察他現在工作中的表現。而考察他現在工作中的表現時，我們也必須追根到他的階級成份與他的階級歷史。凡混在我們革命隊伍中的階級敵人，一旦被我們識破之後，我們即應堅決的把他們清洗出去，如果是鬥爭的對象，我們即應毫不遲疑的交給羣衆處理。對付階級敵人，是必須以對付階級敵人的方法去對付的。『敵人也是人呀，也是可以教育、改造與爭取的呀』等等，這類超階級的『人』的思想，是錯誤的。拿超階級的菩薩心腸與溫情主義去對付階級敵人，也是錯誤的。這些都是自由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思想的表現，是革命性不強的表現，其結果，會嚴重的損害到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損害到革命的利益。相反的，我們應該認識清楚，社會上並無所謂一般的人，而只有屬於一定階級的人，在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對立的情況下，農民階級的徹底解放，只有在消滅地主階級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因此，雙方的鬥爭是生死的與持久的鬥爭，雙方的和平共居，共存共榮，實在只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空想。



此外，應該指出某些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也是偽裝的敵人的最好的防空洞，也是最便利於他們活動的場所。這些同志一般缺乏革命的熱情，與革命的責任心，對於自己管理的工作與幹部，只是敷衍塞責，應付了事，從不加以深入的檢查與總結。他們脫離羣衆，脫離幹部，對於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只要對他們會溜虛、奉迎、應付的好，他們就盲目的信任，盲目的使用，出了亂子不知道，知道了也可泰然處之，毫無階級警覺性。這是思想麻痺，階級立場不穩，革命性不強的另一種具體表現。爲識破偽裝的階級敵人，我們應該堅決糾正這種官僚主義作風，而深入的去檢查我們的工作與幹部。偽裝的敵人，即使他們偽裝的很好，但究竟是偽裝，他們的真相在日常的工作中是必然要暴露出來的。偽裝的狐狸精，他的狐狸尾巴是很難隱藏起來的。因此，只要我們不是官僚主義者，只要我們深入檢查我們的工作與我們的工作人員，我們就能夠發現偽裝敵人的破綻，抓住他們的狐狸尾巴。特別是當這種檢查，不單是由少數領導者來檢查，而且發動羣衆來檢查，在羣衆中來檢查，那一切壞人壞事的真相，就會原形畢露的。壞人壞事可以逃避少數領導者的耳目，但逃避羣衆的耳目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的檢查工作，必須與充分發展民主，與充分發展羣衆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即與充分發動羣衆結合起來。這是清掃階級敵人的防空洞的最好與最有效的方法。同時這種羣衆性的檢查工作與檢查幹部，不但可以使我們把少數階級敵人清洗出去，而且還可以使革命階級中的真正積極份子與好幹部大量湧現出來。因此，「壞人雖不好，但總還是人，總還可以做點工作，清洗了這批人，不是就沒有的人了

嗎？」這種觀點，是非常錯誤的。事實上，正是在清洗了壞人之中與之後，好人才大批的出現。在革命階級中間，是埋藏有足夠的優秀人才，有能力來完成自我解放的偉大任務的。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顯然只能掩護壞人而不能發現好人的。

最後，我們組織上的鬆懈與混亂，給了階級敵人很多鑽空子的機會。有的機關部隊，不管什麼人，只要是人，採取『一律歡迎』的非階級的態度。一個機關部隊清洗出去的壞人，別的機關部隊當作寶貝收留起來的事非常多。對於有介紹信的人，那更不用說了。只管數量多，不管質量好壞的偏向，所謂『有人總比沒人好』的觀點，在我們幹部中是存在着的。這是非常危險的偏向。把壞人放在我們的有機體內，好比把炸彈抱在自己的懷裏，總有一天會把我們炸成粉碎的。因此，以後所有我們的組織對於來歷不明的人物，決不要任意收留。即對於有介紹信、有履歷表，有鑑定書的人，也不要盲目相信他們的介紹信上、履歷表上、與鑑定書上所說的，而應該從他們的本縣本屯的黨政機關或工作團方面尤其是羣衆方面去加以調查。許多所謂『好人』，經過我們這種調查而發現爲壞人的已經不少。凡被清洗的人，一定要把該人的成份、歷史及其爲何清洗的原因，油印出來，通知其他有關機關部隊，以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這是對革命負責的態度。因爲壞人藏在我這部門內固然不好，但混到別的部門裏去也是不好的。所有機關部隊應該有嚴密與健全的制度與生活，堅決實行短小精幹，寧缺毋濫的方针。一切問題的處理，均依照一定的組織原則，不鬧宗派，不鬧本位主義，不給階級敵人以任何可

乘之隙。總之，在組織上整頓與嚴密我們的革命隊伍，是防止偽裝的階級敵人隨意混入的重要辦法。識破偽裝的階級敵人，清掃他們的防空洞，以改進我們的工作，鞏固我們的隊伍，是我們今天深入階級鬥爭中的一個嚴重任務。

## 地主慣用的十八種花樣

五常自勞模大會後，農民對地主進行了比較猛烈和深入的鬥爭。打破了過去領導上的「圈」，創造不少新的鬥爭方法，但是，地主在這次鬥爭中也得到了經驗，也要了不少新的把戲來對付農民的革命行動，據現在所知道的就有十八種，現分述如下：

(一) 埋藏財物設空城計：地主將一切有用的東西都埋起來，或放在親戚、小戶、佃戶及狗腿家裏，家裏只剩了些破櫃一類的廢物，如八區太平橋地主趙申，將東西埋了，在櫃子裏放上月經帶，來等羣衆鬥爭，糟場羣衆埋的地方很多也很妙，如埋在炕洞裏（假炕）煙筒、鍋台、鷄窩、毛廁下、豬圈、祖宗的棺木裏、花池、菜池下、大樹、小廟、圍牆、牆壁、砲台內，甚至在女人的褲子裏藏首飾，手槍及貴重東西，則常常放在最公開最平常的地方。在大板凳底刻一個洞，把槍藏後再鑲上一層板，這凳子放在屋裏誰都可以坐，誰也就不會注意。還有，就是送到城關或哈爾濱的親戚家，或送

到外屯，或假借假實。(二)家人分散逃跑，減少目標。(三)裝窮裝饑裝老實，七區地主王把頭被鬥後還剩很多糧食牲口和其他東西，但發動全家出去挨家挨戶討飯吃，整天哭。(四)化整爲零，澈底分家，然後披上中富農僞裝，向羣衆大喊不許侵犯『中農利益』。(五)利用軍隊中壞幹部壞戰士的落後思想，地主向他們訴苦請他們吃飯，用他們來打擊羣衆，保護自己。(六)利用親戚朋友關係找政府找工作以講情訴苦，雖然還受政府工作隊白眼，但回去向羣衆說：『我已和工作隊講好了，不許你們鬥。』(七)送子弟參軍或參加工作，一則利用參軍者在戰士中活動，一則可假借『軍屬』榮譽假裝進步，求得保存壓迫羣衆的優勢。(八)利用狗腿幹部，在佈好空城計後，發動假鬥爭，做得像模像樣，實際上鬥羣衆。如八區太平橋村鬥爭了兩天，羣衆不但沒分東西，還就誤了二百多羣衆劃地，羣衆損失四十餘萬元(每人每天工價一千元)，狗腿子又打又罵，地主大哭大叫，鬥得很像樣子，羣衆睜眼曰吃虧，但心裏明白，最後羣衆還是真正起來把地主鬥倒了。(九)利用村與村屯與屯的羣衆都想多得果實的矛盾，要求本屯農會鬥爭說：『反正我是要鬥的，就這麼點東西，外屯來鬥，狼多肉少，分不了多少，不如拿出來給本屯窮人還可多得些，給本屯分，心也甘！』這樣企圖分裂農民團結，在這矛盾下求得同情保存財寶浮物及多留東西。(十)假仁假義，給羣衆糧，企圖麻醉羣衆，如八區張家店三家地主，兩家被鬥了，但有一家叫馬台的因他假裝好心，將一部份糧食分給沒吃的羣衆，結果羣衆說：『馬台好，咱們沒吃時，救濟給咱們吃的。』就沒有鬥。(十一)收買幹部，求得

假鬥轉鬥，如常堡地主許給主任村長一匹馬、六十隻羊、另有八萬元（結果地主壞幹部都被鬥了）。太平橋地主趙申將他兒媳勾結幹部，無論那個幹部去睡他都歡迎，地主家成了窩子舖，結果被他勾去了兩個幹部。（十二）獻地獻浮物，獻壞留好，獻少留多，企圖避免澈底鬥爭。（十三）利用壞人造謠打擊好幹部，使好幹部害怕或站不住，不敢大膽領導羣衆。（十四）利用羣衆『可憐』心理，封建的人道主義思想，大哭大鬧，裝出可憐相，求得羣衆及不堅決的幹部憐恤。（十五）愛財不愛命，打死也不說，不得已時只說出一點點不重要的東西，好的不說，多的不說。（十六）用自殺威脅羣衆，如二區萬寶山永發屯地主沙青海，被鬥後，他大爺上吊死了，他說：『咱家死一個人官司就好打了。』他以爲這樣就把羣衆嚇倒，但是羣衆沒怕他，官司也沒有敢打，因爲政府給羣衆作主，那老頭死得『白搭』。（十七）利用二流子，過去被羣衆洗刷的壞幹部在這次鬥爭中，又積極起來胡搞亂鬥，鬥外不鬥裏，鬥遠不鬥近，鬥中農，轉移羣衆鬥爭目標，破壞羣衆鬥爭情緒。（十八）誣蔑羣衆鬥爭爲『官胡子』『不講理』，放出這種空氣去，企圖嚇倒羣衆。（丁鳴）

# 一年來東北土地改革略述

## 土地改革運動的根據

九一八以前及日寇統治時期的東北農村情景：土地集中于地主，農民則瀕于飢餓死亡。日本人是經過原有的農村封建勢力來繼續統治農村的，縣、村、屯政權，警察特務與協和會、興農合作社、配給所在一起，這些重要職務大多數由地主任任，地主大多數與偽吏、警察、特務有連系或結合在一起，大多數漢奸、特務就是地主，他們是東北人所怕的也是最痛恨的。

東北農村土地集中的情形，在九一八前就比關內各地更嚴重，並沒有改變，祇是將一部份好的地強佔，變為開拓地和滿拓地及日本人的私有地。這樣的土地約佔東北總耕地百分之十到十五左右。其餘的則仍操在地主階級的手裏。據統計：佔人口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的大地主就佔有全耕地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而沒有土地，被迫做僱農的却佔人口百分之三十二到百分之四十。加上地少的農民則幾佔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五左右。

廣大沒有土地或少地的農民，則祇有被迫作勞金或佃農，而黑心的地主則藉此大肆剝削，高低租

資，巧取豪奪，把農民每年辛勞所得霸爲己有，再加上敵人殘酷的『出荷』與『勞工』等等重壓，使得終年農民過着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悲慘生活。所以他們迫切要求土地改革，見到工作團都紛紛訴說：『民主聯軍再來遲一年，我們就得通通餓死！』

因此東北廣大淳樸農民在共產黨領導及民主政府支持之下，轟轟烈烈的向地主漢奸惡霸作剝烈鬥爭，堅決要把地主惡霸所掠奪的土地收回來。

### 一萬二千個幹部大軍下鄉

去年七七，中共中央東北局發佈實行土地改革決定，並動員大批幹部下鄉，掀起了了一個巨大的幹部下鄉的運動，在幹部之中進行深入的教育，克服城市觀念、和平幻想、確立了鄉村工作第一、農民運動第一、發動土地改革運動放手發動羣衆。於是有一萬二千的幹部組織工作團，深入農村裏去，日夜爲農民翻身而辛勞。

在下鄉工作中產生了兩條路綫：一條是住在地主富農家裏，那裏吃得好睡得好，一切招待好，那裏聽到的是『村裏一切都好』，但是農民對這些工作者的態度，則是『側目而視』四個大字。另一種則是羣衆路綫：他們到最貧苦的羣衆家裏，和他們談心，了解他們的要求，啓發他們的階級覺悟，組織他們向地主及敵偽殘餘作鬥爭。前者是錯誤的，很快即被糾正了，而普遍開始執行後一路綫。

當時的土地改革運動內容首先是大量分配了敵偽的『開拓地』和『滿拓地』，和對漢奸特務進行復仇清算運動，繼之則分配地主惡霸土地，運動便大踏步的向前發展，廣泛燒起了分土地的烈火，轟開了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與羣衆運動的局面。

截至一九四六年底的統計：就初步分配了三百三十萬垧的土地給四百二十萬的農民。初步建立了農會、民兵等的組織，給予地主與敵偽殘餘以首次的打擊。

### 解決半生不熟

自七月到十一月把土地改革的局面打開以後，經過深入檢查，又發現夾生飯的問題。

把四五個月來工作過的地區分析了一下，大約可分以下四種：第一、工作做得比較好的地區。第二、半生不熟即夾生飯地區。第三、弄亂了的地區。第四、未開闢的處女地。工作做得比較好的地區是少數，弄亂的及未開闢的地區也是佔少數，最多是半生不熟的地區。

什麼是夾生飯呢？

各地情形不同，其夾生程度亦有差別；但歸納起來有如下的共同點：第一、地主惡霸的威風沒有打掉，仍用各種方法在各種程度上繼續統治着農民。例如收買農民積極份子，指使狗腿子混入並操縱農會民兵等組織，進行威脅、打擊羣衆，強迫他們退還果實等等。第二、在分地鬥爭中沒有真正發動



羣衆，羣衆對於鬥爭的決心沒有醞釀成熟，加上幹部包辦恩賜的結果，使羣衆對於分地以爲是『國法』、『上面的命令』、『官家的配給』，沒有使羣衆認識到分地不僅需要而且是絕對應該的，他們自己應該親自動手來幹。即使有些地方表面上也掀起了鬥爭，但却是鬥遠不鬥近，鬥地不鬥人，鬥小不鬥大，明分暗不分，甚至分了地以後，羣衆還不知道『地是那一塊，房子是那一間』，實際上還是沒有分。第三、沒有真正的積極份子，或是積極份子思想不堅定或者是積極份子作風不正派，甚至有地主狗腿、流氓之流冒充積極份子而奪取了運動的領導權。

產生夾生飯有許多主觀和客觀的原因：例如情況不熟，時間太短，戰爭環境緊張與主觀上急於求成等等，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羣衆路線的貫徹與政策的掌握不夠，犯了強迫命令包辦代替的毛病。由此，實際運動提出了消滅夾生飯的任務。從去年底即展開消滅夾生飯運動。

怎樣消滅夾生飯呢？

首先是動員了所有參加土地改革的幹部都在思想上奔通，提出大胆懷疑自己的工作，深入檢查，了解其夾生的癥結所在。

其次在力量使用上依然是集中使用，在夾生飯沒有消滅以前，集中力量消滅夾生飯，不分散力量開闢新地區。這樣全體幹部都投入了戰鬥。再次學習羣衆路線的工作方法，和大胆放手發動羣衆的政策。掌握『突破一點取得經驗推動全面』的步驟，重新深入貧雇農中去作調查訪問，和他們交朋友，

用算細賬的方法，用他們親身受地主階級壓迫剝削的事實教育他們，啓發他們的階級覺悟，徵詢他們的意見：問他們得到好處沒有？公平不公平？從他們裏面選擇勞而又苦的青年積極份子領頭去團結中農發動鬥爭，打敗地主翻把的活動；洗刷壞幹部，重組農會、民兵，把領導權掌握在貧僱農手裏。

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工作，基點突破了，取得了經驗，於是工作便穩步前進的開展起來。

### 鬥爭與生產的結合

運動發展到今年春天，新的情況和任務又來了，這就是春耕將臨，要大力去組織與領導農業生產運動。問題的關鍵是：鬥爭與生產應如何配合才不相互妨害而是相互得益呢？

依然用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的方法解決了問題。

當時哈東地委選擇了賓縣財神崗作基點，集中強有力的幹部去煮該村的夾生飯，尋求與生產運動配合的方法。到二月間得出經驗，發展生產是推動羣衆積極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煮熟夾生飯）的促進劑，也只有在土地問題徹底解決的基礎上，才能提高羣衆的生產情緒。生產與煮夾生飯是有機的連系着的，兩者并不衝突。

因此確定新的工作方針：在春耕前加緊消滅夾生飯，在消滅夾生飯中去準備生產。在春耕開始後則在不妨害生產的條件下繼續煮夾生飯。此外又提出了新的口號：『拔掉窮根安下富根』去鼓勵羣

衆。在鬥爭勝利的地區則號召與組織羣衆糾正浪費鬥爭果實的現象，幫助他們將鬥爭果實用于生產，購馬、買糧、添置農具等等。此外在農民團結鬥爭過程中，又進行了『生產互助』的思想教育，幫助們組織換工插具，以克服當時大部份新分地戶缺乏耕畜的困難。

到四月清明一過，春耕播種工作開始，生產提升爲第一位的工作，鬥爭祇是在當時生產間隙進行。到播種完畢，翻地工作的前後，鬥爭又復熾烈起來。由于土地改革的初步完成，農民生產情緒普遍高漲，不但實現了『不扔新荒，把地全部種上』的號召，而且還開了一部份的生荒與熟荒，結果耕地面積比去年擴大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左右。播種期提早了一個節氣。

經過自去冬到今春生產運動前後的細緻而艱苦的工作，已把土地改革及羣衆工作提高了一步，到六月中爲止，煮過夾生飯的地區，有的已達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則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這種地區敵僞殘餘封建勢力已進一步摧毀了，基本羣衆的優勢已經確立起來。即使未煮過夾生飯的地區，也由於煮過夾生飯地區的影響，流氓幹部的撤換，以及今年春耕生產中，確定了地權，並查出黑地黑馬等，把羣衆運動推進了一步，這時夾生地區的情況與最初的夾生情況發生很大的變動，已分的果實：土地、房屋、牲口、糧食都得到了手，明分暗不分的現象基本上不existence了，壞幹部當權的不多了，羣衆不敢要土地的現象沒有了，變天思想消除了，地主造謠不相信了。主要是地主勢力還未徹底打垮，存在着多留地留好地未動浮物等現象，而幹部中還存在兩面光情形。

## 深入鬥爭挖財寶

由于羣衆覺悟與鬥爭的信心普遍提高，由于生產運動發展到剷除的緊要關頭，而在糧食問題又遇到青黃不接的時期，羣衆在運動中便提出了新的問題：

地主階級還隱藏大批的金銀財寶、布疋、衣服、糧食，并藉此還保持統治威風，並冷言冷語諷刺羣衆說：『你們翻身了還是窮，我雖被清算了，但把犁杖掛在屋簷上還可吃他二十年！』

過去鬥爭中對地主階級照顧太多，留的土地、牲口、房屋等都太多，窮人怎樣翻身也趕不上他們。

剷除期中普遍的遇到糧食困難，『吃不飽肚子，剷不好地』。但是地主家裏却藏着很多糧食，寧可就讓它爛爛，也不肯給羣衆吃。

以上問題的中心是：地主統治基礎並未澈底打垮，特別是經濟基礎未澈底摧毀（留地太多，財寶未挖）。

於是又提出了新的任務：抓緊生產，深入鬥爭，澈底摧毀封建勢力，挖掉地主的財寶，解決羣衆剷除中食糧的困難。

挖財寶的鬥爭首先自黑龍江海倫開始取得了經驗，自六七月以後普及于各地，這一運動的規模之大，威力之猛，參加羣衆之衆，鬥出果實之多，給地主打擊之重，均超過以往的鬥爭。海倫九個區的

統計即挖金子十三斤，銀子一千六百斤。衣服三萬二千四百六十五件，布四萬七千二百四十一尺，糧食八千八百十五石，現款二千八百萬元，牛馬一千八百四十六頭。據松江省之五常、尚志等六縣在七月中旬以前的不完全統計：所起出的浮物共值二百萬萬元以上，其中金子一項即達一百零三斤之多。羣衆追回這筆血債之後，便完全解決了缺吃、缺穿的困難，安下若干的家底子，因而普遍做到兩剷兩踹，有些地區則做到三剷三踹甚至四剷四踹。

挖財寶的深入鬥爭現在正繼續發展中，各處逃匿的地主紛紛被羣衆追蹤逮捕回鄉進行鬥爭。根據目前鬥爭的發展程度，根據羣衆與幹部的條件，現在提出了這樣的目标：『在東北解放區除新收復區外，要求在今年年底以前全部消滅夾生敵。』

### 主要的收穫

總之，蓬勃發展的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已遍及整個農村，基本上摧毀了封建統治，基本羣衆的優勢已在樹立。農民在這一運動中所得的利益是極其巨大的。截至今年七月統計：全東北解放區已有五百零三萬一千九百零八垧土地，歸還給六百二十九萬零八百廿四個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最多的有一人分得一垧四畝三分，最少的也分到三畝，若平均起來則每人有八畝左右。據合江一七省、松江個縣、吉林延邊專區、黑龍江省北安專區、牡丹江專區等地統計：即有四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頭耕畜

分給缺少或沒有耕畜的農戶了。又據合江全省、吉林全省、牡丹江專區、北安專區等地統計：約有七萬四千一百九十三間房屋分給缺房或無房的農民。至於收回地主的浮產如金銀、首飾、衣服、糧食等項，爲數更巨，比所收回的土地之全部價值還大數倍。

上述這些東西，在地主手中是壓迫剝削農民的基础，今天歸還到農民手裏則成爲貧苦羣衆安家立業、發財致富、建設新社會的資本了。

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得到實物利益的人是很廣泛的，佔全體農民的半數以至三分之二以上。

在政治上的收穫更大，農民的階級覺悟大大提高，和地主展開堅決的鬥爭，克服了盲目的正觀統念，認識了自己的力量，對蔣介石反動派生長了高度的仇恨，並且決心爲保衛自己的利益而奮戰到勝利。

各地農民都已普遍組織了自己的農會，和民兵、自衛隊等武裝，僅據吉林、熱河、合江、牡丹江四地統計即有了八十一萬農會會員。據牡丹江、熱河、吉林三地統計即有自衛隊員十三萬六千人，民兵二十一萬四千一百人。同時在鬥爭中已經產生了好幾萬新的勞而又苦的、正派的能爲人民辦事的幹部，掌握着區、村、屯的大權。

凡此一切，都說明東北農村已改換了面貌，到處呈現欣欣向榮，朝氣蓬勃的氣象，湧流着無限的偉大的愛國保田自衛戰爭的力量。

